

國家圖書館



001687427



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

錢杏村編

.8
4:2

南強書局版

籍



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

南強編輯部編



上海南強書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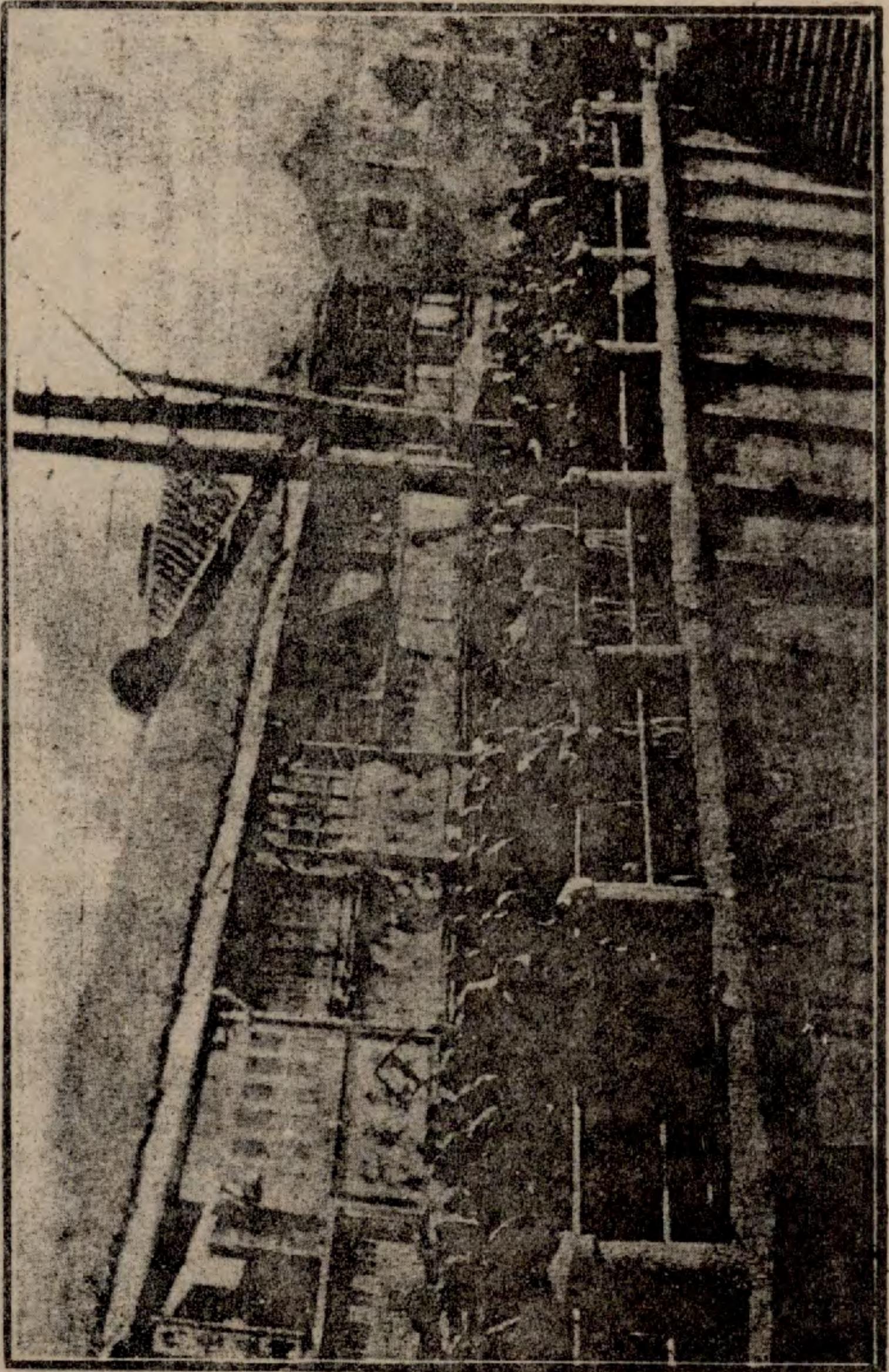
1932, 4, 5, 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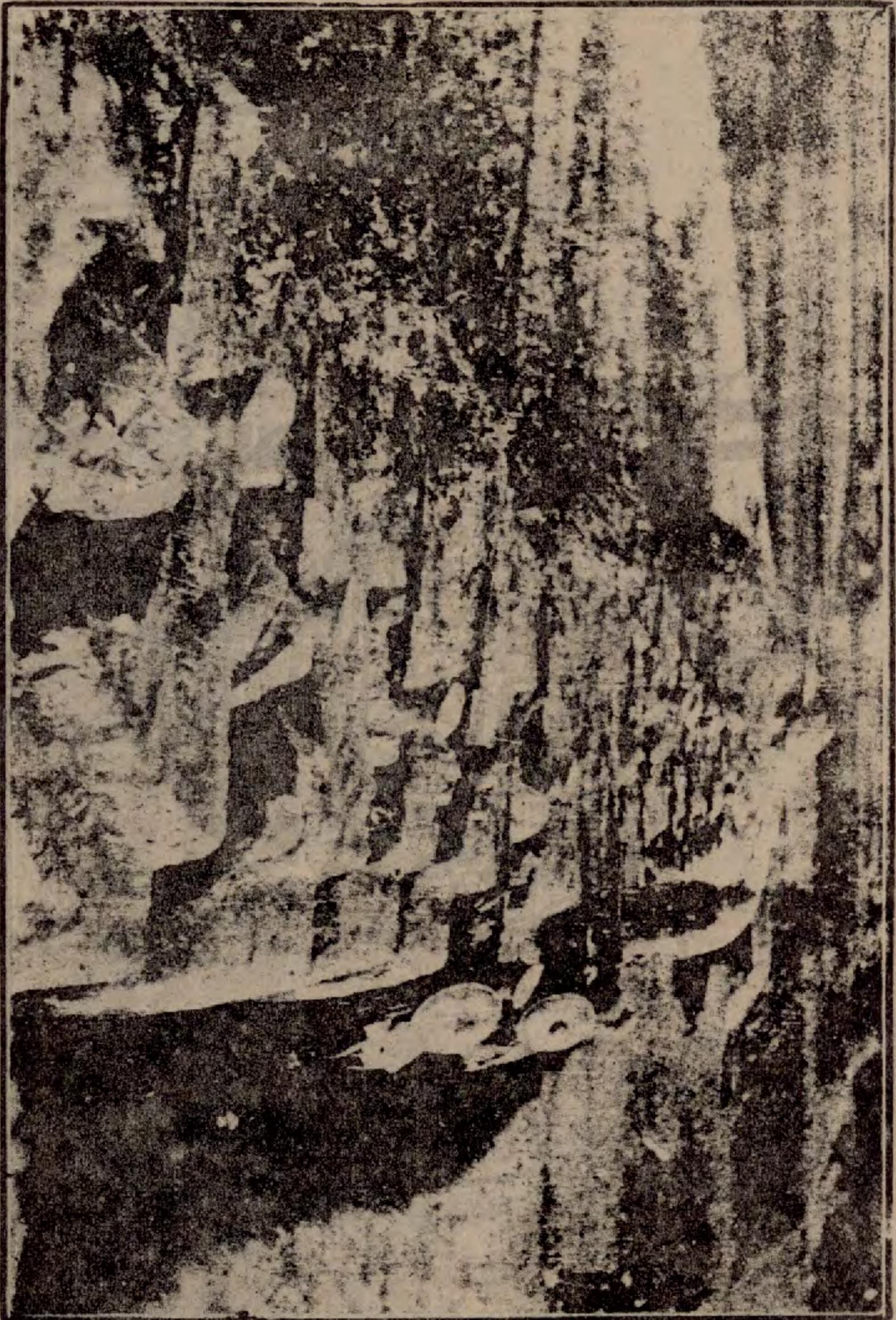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實價大洋肆角

形 情 之 難 避 民 居



我軍之戰壕



812.8
8534:2
國家圖書館



001687427

從上海事變說到報告文學(一)

一二八的上海事變，十九路軍以及民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英勇的反抗，是開始了中國的民族戰爭。這一戰爭，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苦鬥，經過了江灣，廟行，八字橋，吳淞諸大戰役，到三月初纔告了一個結束。這一抗鬥的意義，是極其偉大的；表示了中國民衆的反帝的怒潮，也嚴重的說明了反不抵抗主義的意義。除去那些不抵抗的出賣中國民族利益的帝國主義者的走狗而外，在這一次激烈的戰鬥中，誰都曾盡着力。

作家們也是如此。無論屬於那一個階級的作家，除去直接奉仕帝國主義者的而外，都曾參加了

這一次的戰役，從事於組織的活動與文筆的活動。
——在文筆活動方面，產生最多的，是近乎Reportage
的形式的一種新聞報告；應用了適應於這一事變
的斷片敘述的報告文學的形式，作家們傳達了關
於一二八以後各方面的事實。在他們的這些短的
作品之中，是反映了戰爭的經過，幾次大戰的全景，
火線以內的情形，後方民衆的活動，救護慰勞的白
描，以及其他一切等等事件。

所謂 Reportage，報告文學，是什麼意思呢？這
種文學的形式，始終是近代的工業社會的產物。印
刷發達之後，一切文書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態而傳
播，在此，產生了近代的散文，即一般的叫做 Feu
illeton 的形式，報告文學就是這種文學的兄弟。和
他的名稱一樣，報告文學的最大的力點，是在事
實的報告。但這決不是和照相機攝取物象一樣地，
機械地將現實用文字來表現。這，必然的具有一
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傾向。

所以，基休在“報告文學之社會的任務”一文
裏說：“凡是要事實而真實的描寫各種事件及事件
的報告者，不論他是一個作家或者一個新聞記者，

在這種經驗的工作，不論好歹，終要到達一種終結的歸結。這終歸結就是一切表面上看來好像不同的事件，和因這種事件而引起的一切利害，常常站住共通的基礎之上的這種認識。要測度具有睿智和直觀的報告者，是否真的洋溢着‘真理愛’的尺度，這是這種社會的認識的程度。報告文學，最初就走了這條從單純的事實之探究走向社會主義的這路。”據他的意見，假使有人要做優秀的報告文學者，要做生活現實的報告者，非據有毫不歪曲報告的意志，強烈的社會的感情，以及企圖和被壓迫者緊密的連結的努力的三個條件不可。這就是 Reportage，報告文學的意義，這也就是這一本小冊子編輯的主要動機。

總括起來，本書編輯的意義有二：第一，是爲着紀念這一次偉大的事變，使青年的讀者能以比瀏覽紀載枯燥的新聞紙更進一步的了解這一事變經過的各方面的活動。第二，是使青年讀者能以把握得 Reportage 這一種文體的在這一時代的重要性，努力的加以學習，雖然收在這裏的，很多是沒有擔負起報告文學真正使命的作品，階級意識

上非常成問題，而僅止是形式的接近。

新的有力的意識正確更可以作為 Reportage 的範作的作品，總會繼續不斷的產生吧！祇要作家以及讀者不斷的努力，這種願望是不難完成的，希望在最近的將來，能有更完善的本子獻給讀者。總之：報告文學是最新的形式的文學，是具有着無限的鼓動效果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是必須學習，必須活用，青年的讀者絕對不能忽略的。

南強編輯部

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

附記：“一二八憶語”一文，本書排定後始行輯得 故冠

諸編首，作為代序之一。

一二八之夜(序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之夜，我們民族已受了八十九年的恥辱。大日本帝國的海軍陸戰隊，又在日本小學集合，奮其侵略之野心，三呼萬歲，即以凶殘利器前導，長驅直入上海閘北。二十九日晨，在彈飛火浴的寶山路上，繪着太陽章旗的飛機盤旋着，窺探着。結果：發現日軍的屍骸漸漸地堆積起來，中國兵突然歡呼起來！

一二八之夜是過去了，中華民族復活了！

懷了這種英雄膜拜的心情，我到處走着，在戰地裏穿來穿去：綠色的吳淞，灰黃色的太陽，陰黯的閘北。隨時，隨地，每看見一個荷鎗實彈的十九

路軍在那裏守衛，內心就不覺砰然激動，充滿了那悲壯的，英雄膜拜的心情。有時，踏着那一二八之夜的陳蹟，望着那陰濕破舊的階石，又會想到當時第六團血與死的抗戰，很想結識一位當時曾經站在這裏血戰過的英雄。

雖然每天在戰線上跑來跑去，總沒有機會和第六團的弟兄們見面，三月一日的那夜——大悲哀之夜，——十九路軍向西退去，我和幾個朋友都跟着他們走，到真正的中國去（上海祇是半中國）。以後兩三句中，又結識了不少值得敬佩的戰士，漸漸的眼看着春風掃過整條新線，士飽馬肥，十九路軍每一個士兵悒鬱的心情，都被復仇的烈焰燒盡。最後，我就遇到了一位久尋未獲的第六團的英雄。

他姓吳，名海洲，七十八師一五六旅三營七連的排長。在充滿了汗酸與穢氣的蘇崑車廂裏，我初次和他相遇。他已經受了傷，一半殘廢，然而那種直率的，下級幹部的英勇之氣，仍未稍減。後來我們又屢次見面，一塊兒到虎邱去。這裏，在中華民族歷史的陳蹟之中，春風和野花環繞着，吳排長就

告訴了我一二八之夜裏種種慘烈的情況。

以下就是吳排長口述的戰況，一字不增一字不減，我將他記錄如下：

“我們已辛苦了好幾天，時時刻刻都在準備着。二十八晚十一時半，照例的，在我所擔任的虬江路上，放出了一個軍士哨，那時已是萬籟俱寂，街頭巷尾，都黑黯無光。我走到軍士哨長跟前，問他：“可看見些什麼？”他說：“沒有，祇聞北四川路附近有狂熱的歡呼之聲。”我覺得有些不妙，而且北四川路方面，特別靜得可怕，就關照哨長注意，無論什麼人都不許通過。這時忽來了一輛汽車，很笨重，在黑黯中望去好像是鐵甲車，我急忙喝令“停住！”。用手電筒向前照去，才發現是某百貨公司的裝貨卡車，車裏都是廣東人。他們問我情況怎樣，我說沒有什麼；他們要求通過，說是要到北四川路去運貨，我叫部下檢查一遍，並無可疑形跡，就打開鐵絲網放他們通過。這時已十二點，北四川路一帶的電燈忽然完全滅去，一片黑黯。接着，那輛方纔過去的貨車在石路上飛馳回來，大喊道：“來了，來了。”就停在我們面前，把日本人怎樣集合，以及

前進的方向告訴了我，我心中狂喜，一面叫他們快逃，一面就命傳令兵去報告連長。果然，不多一會，正前方百餘米處現出幾簇黑影，俯身急趨而前，一到了他們所選定的蔭蔽物就各自散開，開槍射擊。接着鐵甲車隆隆然地馳過來，車身的水機關鎗在黑黯中不斷地迸出火光，我們仍堅守不動，各人的槍口對準目標，接着，幾十個敵人集團地跑過來，我急喊一聲“放”，就打死了一大半。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殺死東洋人，心中很是快樂。接着，敵人的鐵甲車像房子似地衝過來，我們的沙袋全被撞倒，就左右散開，爬到樓窗上面，用手溜彈擲下，一時沙石亂飛，敵軍全被嚇退，我們就趕回原線，用機關鎗向退後的敵人掃射。

這真是一個緊張而恐怖的夜晚，在黑黯的，閃着火光的狹路裏，我們瞄準着——放放放；兩軍的距離僅僅六十米遠，手溜彈由強有力的手臂擲出，落在沙袋底下，人體的碎屑滲和着木石四響飛濺。敵人的和我們的，中國的與日本的，大家混在一起，染紅了閘北陰黯的石路。三點十五分的時候，敵人的水上飛機從江心騰躍過來，在我們頭上盤

旋着，窺探着，放出他們那恐怖的呼號。但是，在黑暗中，彈雨裏，我們仍舊打着，打着，打着。

何天勝是九連的下士班長，染着寒熱症還要打仗，七九鎗太重，他已舉不起來。“給我吧，班長，我替你放！”他伙伴對他這樣說。何天勝把鎗交出，咬牙切齒地蹲伏着，瞪大白眼望着前方。敵人的鐵甲車衝了過來，三隻鐵造的烏龜。我們的機關鎗拚命的打，但是沒有用，太遲了，機關鎗陣地已被突破，弟兄們一面射擊一面退下去。現在，沙袋裏已祇剩何班長一人，他跑不動，也不願意跑，抬頭向星空望望，心頭湧起了悲壯的酸味，猛然跳出袋牆，把自己挺起到最高度——一個立正姿勢的大中華軍人——隨即把手溜彈的引鐵拉開，閃電似地擲向前去，轟然一聲，第九連的弟兄們都獸住，停了脚步，於是，煙霧散處，敵人的鐵甲車似天倒着，四隻輪盤壞了兩個，冒着青煙，而下士班長何天勝也就此失蹤，永遠不見了。

馬上，我們第九連的弟兄們就由林連長帶着，果敢的，狠惡地衝向前去！號兵把心田裏整股的熱情全灌進號筒裏面，連旗怒揚着，噠噠的，噠噠的，

他們像潮水地衝過虬江路，一條弄堂一條弄堂的血戰着，將要到敵人二道防線的時候，忽然，清脆而凶狠的，日本三八式的機關鎗響起來，林連長頭一個仰天倒下，撲在連旗上面，張排長喊着“殺！”弟兄們一起喊着“殺！”呼的衝了過去，五秒鐘後，敵人的機關鎗射手就被刺刀貫穿了數不清的洞，而敵人的二道防線也就此被第九連英勇的突擊所佔領。

將近天亮的時候，敵人全線的攻擊都告失敗，我們第七連就由連長率領着，在晨光熹微之中，毅然施行拂曉攻擊！我（吳海洲）七連的右翼，帶着兩班人衝到一條暗無天日的弄堂裏去，巧得可怕，弄堂盡頭五十米遠之處，就是一架機關鎗，後面有五個黑影蹲伏着，我忙喊臥倒，一長貫的鋼彈早迎頭掃下，石塊和跳彈四響飛濺，我覺得右腿上部好像針刺似的一下子，知道受了傷，並眼看着五六個弟兄在左右掙扎着，一時怒氣沖天，抓到一個手榴彈就向前擲去，同時自己將身體平伏着，張大了嘴，三秒鐘後，紅光夾着裂耳的轟聲在目前一閃，整條弄堂似乎翻轉過來，我心裏一陣迷暈，就抱着一頂

從對面飛來的鋼盔睡去。

生平已受過五次傷，却從來沒有這次的感到安適，青天在上，我們擠在汽車裏向租界的病院馳去，血從傷口裏湧出來，我感到他的顏色很是美麗。”

吳排長在虎丘的假山底下將他的回憶說完，彼此都有些偉大的感觸。天忽然陰暗起來，樹葉被風吹得殺殺殺的響着，吳排長的容貌突然嚴肅起來，很莊重地望着山下，我跟着他的視線望去，原來又是一團的人馬在那裏前進，繞着虎丘車站走去。臨高下望，這一千人的縱隊正像一道藍色的長城。

四月一日大晚報所載。



目 次

從上海事變說到報告文學（代序一）…………… 1

上海事變的經過（代序二）…………… 1

第一輯 幾番大戰

曹家橋之役…………… 3

江灣血戰…………… 6

廟行的攻守…………… 13

八字橋…………… 18

第二輯 火綫以內

在吳淞炮火線下…………… 25

砲火線下戰士的生活·····	29
成了炮彈的目標·····	32
無情的鐵鳥彈·····	38
敵人的睡眠·····	42

第三輯 士兵生活

到火線裏去·····	47
前線一瞥·····	49
藍衣的兄弟們·····	51
前線插曲·····	54
傷兵慰問記·····	56

第四輯 戰區印象

泥雨中·····	61
戰地紀實·····	65
戰區的憑弔·····	78
滬西巡禮·····	82
自前線歸來·····	86
利那間的勝利·····	89

第五輯 十字旗下

戰場.....	99
十字旗下.....	104
白衣女郎禮讚.....	108
絲棉背心.....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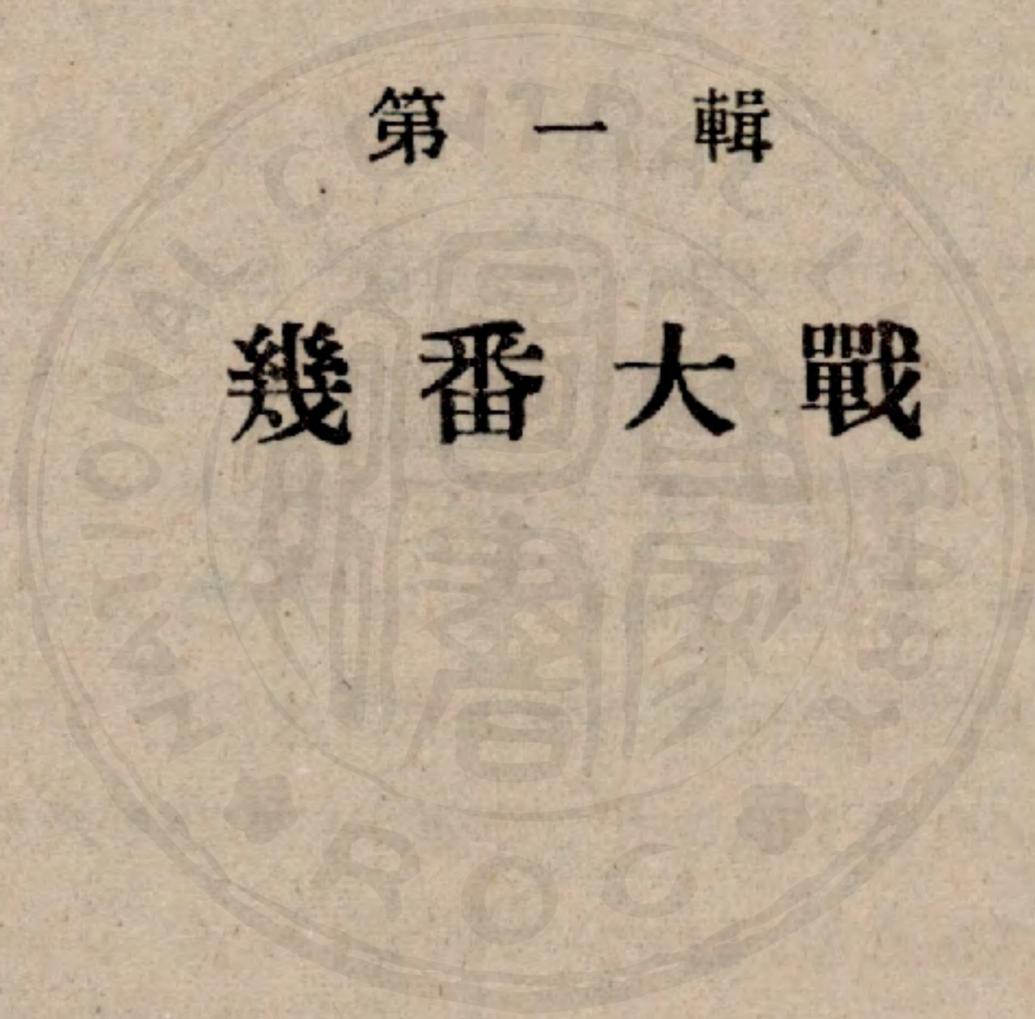
第六輯 新線印象 (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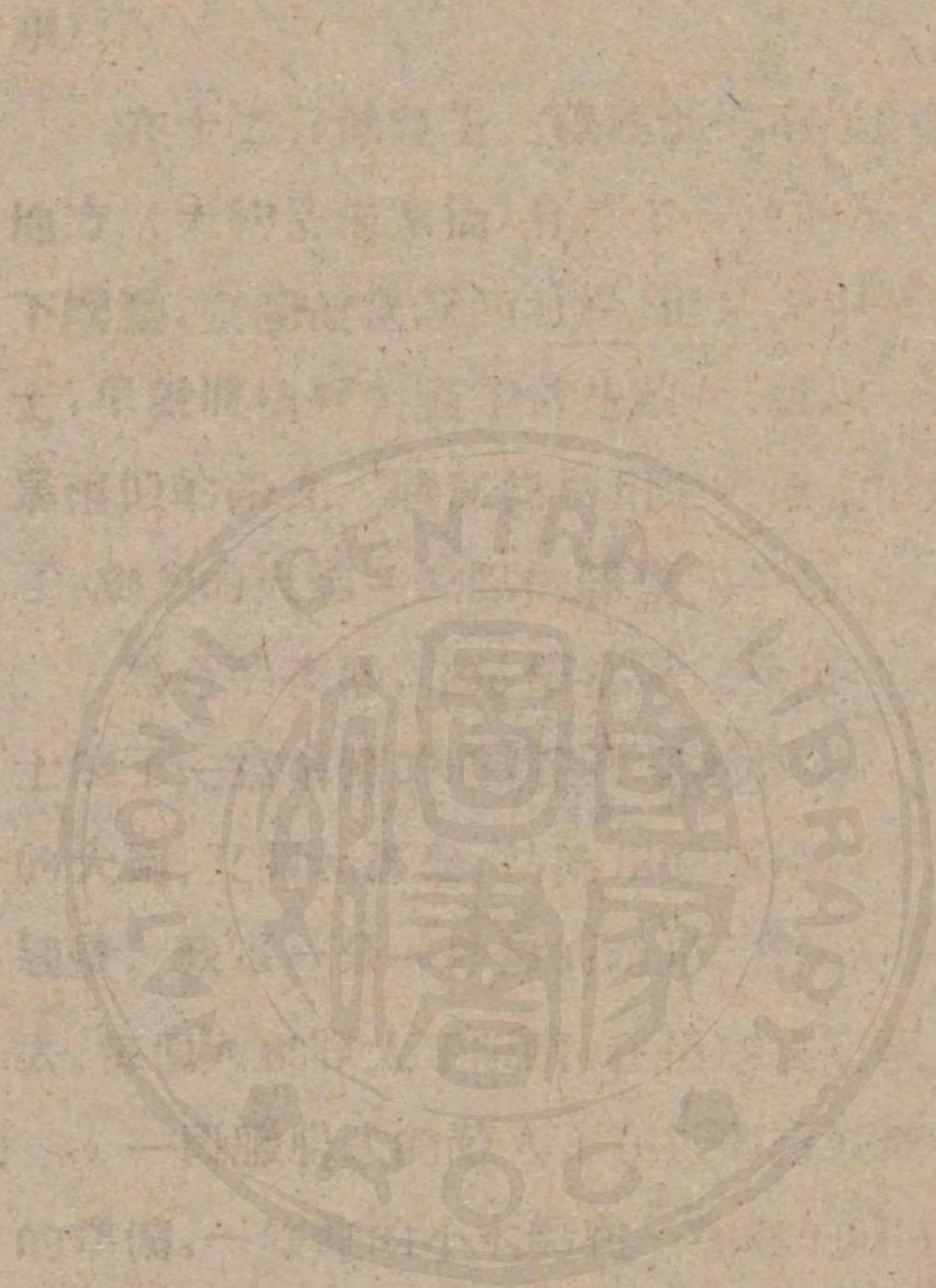
不怕死的同志們.....	117
死女人.....	121
她瞞不了連長的虎眼.....	125
新線印象.....	130



第一輯

幾番大戰





曹家橋之役

明亮的天空，點綴了幾塊白色雲彩，覆蓋着生氣勃勃的綠草地。帶着太陽旗的敵機，在雲隙裏盤桓着，重而沉悶的呼聲，震蕩了宇宙的靜止空氣。潮濕不平的馬路上面，穿梭般的汽車來往，跑着灰色的健兒，雜在老百姓的堆裏，彷彿是有猛虎一樣的威嚴。遠處隆隆的炮聲，和在頭上掠過的子彈聲，好像織成了一個恐怖的魔網蓋。這樣美麗的異樣春光，供獻給許多的勇敢健兒來領略，同時在這春光明媚的夜裏，有人奏了一個悲壯淒涼的夜曲，沉醉了不少的南國健兒，和海島上的忠魂。事情發生是這樣的，（從一位負傷的勇士的嘴裏說出

來)：

在十二日的晚上，蘆藻浜的南岸距離不遠的地方（大約是朱家橋）有許多黃色的敵人，在炮火下蠕動，企圖渡過浜的北岸。但是大中華民國的勇士，早就將槍杆對瞄了這些敵人，所以一陣子狂風暴雨似的鉛丸，將那些利用炮火掩護的敵人擊退了，劇烈的火焰一點點的歸復了平靜。

黑色的夜幕，在這個當兒完全展開。我軍的勇士懷了一腔準備的心，在戰壕裏潛伏着。驀然敵人的大砲，又開始轟擊，彷彿用砲彈構成了一個鐵的牆壁。我軍一分一秒鐘的時光，都在這砲火裏過去。每個人都睜大了眼睛，在黑空裏窺視。

一段臘腸式的敵人，在這個時候開始了渡浜的準備。一條條的小木船和一塊塊的厚木板，都連繫在繩索的中間。寂靜的浜水，都震蕩沸騰起來。在曙色朦朧的時候，敵人的砲彈掉換了彈頭的原質，一種烟幕彈，都在黑烏烏的砲口裏吐出來，爆落在我軍陣地的前方。每一個砲彈的爆炸，泥土裏佈滿了白烟，一剎那的工夫，鋼的牆壁，換了一座烟霧的迷城，防害了我軍的視線。於是三四百的敵

步兵，就將我軍的前哨連壓迫後退，同時成百成千的敵人，彷彿走入無人之境。

在曹家橋一帶的我軍的陣線，只好向後退了一千米遠。但是這一來兩聯隊的敵人（約合我國兩團，共三千人），是孤軍深入了。我軍的司令官，在這樣情況之下，抱定了最大的決心，同時派遣了三個支隊（共約四五千入），一支隊由吳淞鎮出擊，謀佔先制之利，一支隊由楊行前進，堵出敵人之前衛，一支隊由劉行直截敵人之歸路和連絡線；在這雨雪的壓迫下泥濘的地面上，深深刻上了大中華民國不怕死健兒的足印。

細小的雪花和鉛丸在這黑空裏，跳躍砲火的凶光，顯出了戰神的鐵面。這時敵人佔領了曹家橋。在匆忙裏，整頓隊伍，打算向左右我軍的陣地壓迫，好完成牠們功擊的任務。那知道灰燼殘餘的小村莊外面，重重圍上了一層灰色的鐵索，連珠密雨般的機關槍彈，在泥雨裏或是血肉裏去找宿。孤軍深入的敵人，在我軍的包圍下，好像得到死神的洗禮一樣，三八式機關槍，三生的平射砲，七生的五生的野戰砲，在灰色的鐵索裏，拚命掙扎，打算

延長牠們的將要沒落的命運。但我們的武士，願意將一腔熱血灑在牠們的鋒鏑上，所以頭頂着鐵屑，腳踏着泥濘，前進了！前進了！

勇健的肉體屍身，裹着黃色的呢制服，都雜亂的躺在了聖潔的戰場，牠們忠於皇室，忠於軍閥的靈魂，只有在蘊藻浜的兩岸原野上遺留着。他們親愛的媽媽爸爸，在扶桑三島的國土裏，流着慈的眼淚，盼望着歸去。

一夜火與鐵的表演，犧牲了若干的男兒。但終結的勝利，飄揚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徽，戰神的巨爪，又由浜北移到了浜南。大中華民國的軍隊，只有節節向前。

二月十五日時事新報所載。

江灣血戰

戰 圖

沉重恐怖的砲聲，從曠野的黑空裏，傳到電光照耀的上海，許多的人在軟暖的床上都不能安然睡去。他們的心在跳動和焦急着：彷彿這遠處的砲聲，就是他們生死存亡的總關鍵。所以在擔心，在

希望——勝利。——記者也就是這許多人裏的一個，從早到晚在戰場裏徘徊，好像一頭尋食的餓鷹，弄了許多的肥美食料，回到五光十色的上海，似乎一天的工作又得到了一個小結束。但一躺在床上，又懸想這一夜裏的嚴厲砲聲。自從昨日(二十)敵人下了總攻擊令，記者將整個的靈魂，都放置在砲火洗過的火線區裏，無論是白天或是黑夜。昨晚的劇戰，更使記者多添了幾分憂心。雖然無補於實際，但一種杞人憂天的心，是如何能遏止呢？所以在暖被窩爬出來，上了晨風削面的馬路，在九隻鐵鳥的嚴威監視下，到達在預定的地方。

沈師長在鐵鳥的迴旋聲裏，露出英勇不屈的姿態，回覆記者的問話：

‘……………’

‘你們放十二萬分的心吧！’

這句答覆，好像注射了一下定心針，的確記者也十二萬分的相信，知道他不是在說大話。

‘外國報紙上記載着江灣鎮失守。’

‘這種事情你們不要去管他，戰爭不是一種簡單的方式就可解決的。你們要知道凡是在戰爭期

間裏，對於攻守的謀略，都有相當的計劃。假設江灣被敵人佔去，但對我軍的戰略上一些打擊都沒有，何況守與不守，又在我們早日的計劃裏。

他說完，記者細細一看壁上掛的戰圖，則恍然大悟，不怪蹲在後方的愛國人們擔心，這麼一來，當然使人放下整個的心了。

‘我們什麼道理不攻擊呢？’

他翻了翻眼睛說：

‘這個問話不甚適當。因為攻擊與否，連我也不得而知。’

記者當時很覺難為情，臉上一陣熱烘烘的，只好尋別的話來說：

‘昨天晚上敵人攻擊精神如何？’

‘敵人根本講不到什麼叫攻擊精神。昨日一天和一夜我們完全都領略淨盡，他們不過有許多飛機大砲，物質是比我們充足’。他說時表示着一種替敵人惋惜的神情。

坦克車十二輛

‘那麼敵人開始總攻擊的手段怎樣？’

於是他說，

‘在昨日(念日)上午八點鐘以後，我軍江灣一帶的陣地，就發現了敵人，但不甚多，約四五百名。我軍前哨陣地抵抗有兩小時之久。敵人主力部隊已經展開，我前哨即退入本陣地，靜候敵人前進。於是在稀薄的砲火下，十二輛坦克車成一橫隊向前衝進，後邊掩護着千餘名步兵。這時零散的鉛丸，在戰壕上掠過。敵人進至我軍守兵有效射距離內時，坦克車裏機關槍放列了，用密集的槍火，打算壓迫我們守兵的精神。那知不長眼睛的坦克車，牠沉重的身體，壓在性如烈火般的地雷身上，轟轟的幾聲，炸燬了四輛。鋸齒般的輪盤，成了殘缺不整的樣子。在這響聲爆發後，我們戰壕裏的健兒，在熱血沸騰下，都伸出頭來，瞄準了敵人的頭顱，一陣子射擊，將敵人的勇氣剷除了一大半。剩了八輛完整的坦克車，也不敢再向前進了；只得掉轉頭來，用槍火，不但掩護步兵退却，同時又掩護被燬的坦克車。於是怒潮激岸般的敵人，向後退了幾步，又準備二次攻擊前進。同時十數架敵飛機在上空向下投彈，但多未命中。因為牠不敢再作低空的飛行爆炸，恐怕一個不慎，和高射砲的彈丸接

吻’。

‘敵人後來不攻啦?’記者又進一步的問。

‘怎麼不攻呢。不過不敢貿然前進了。後來那八輛坦克車，從新又掩護步兵前進，但謹慎將事，並將步兵分成數小橫隊，成一縱長形的攻擊部隊，表示再接再厲的樣子，但卒未得逞。一直激戰至夜幕展開時，敵人稍行停頓約一小時。但猛烈的砲彈，成羣打夥的飛來，牠們企圖填埋陣地。砲聲斷續時，敵步兵前進了。在某一個時期裏，敵人進展很迅速。但兩輛坦克車，在我軍迫擊砲和地雷犧牲下，又被挫而退了。黑空裏現着火光，黃土中吻着熱血，十九路軍的鐵與血，換來了不少三島上的大和魂’。

‘到今早(念一)七時後，敵人六輛坦克車，又閃閃躲躲的帶領着千餘名步兵向前躍進，同時十數架飛機在後方用機關槍炸彈，希圖阻我預備隊前進，於是劇戰又在開始，而怕死不前的敵人，只有咬着牙根在顫抖，勉強着作力竭聲嘶的攻擊前進。我們勇敢的健兒，只有靜靜的期待着’。

‘依師長這樣講，我們很有把握的了’。

‘勝敗一事又當別論，總之，我們十九路軍是抵抗到底，決不向後退尺寸土地與敵人，我想這是你們很樂意知道的吧’。

‘敵人昨晚損失如何？’

‘這個很難說，雖也不能證實。不過我想他們昨日攻擊到現在，總得七八百名死傷，少了是不夠的。’

‘有什麼戰利品？’

‘戰利品有一點，到不甚希奇，就是有七名俘虜。’

‘將俘虜如何處置？’

俘 虜

‘在昨夜激戰最烈時，敵人有一部份，潛行至我軍陣地前方之外壕裏。我守兵發見，即用強烈槍火，將該敵射殺很多。剩了七個被火力壓迫住，不敢退回，結果將槍遞出，作為俘虜。我們一致主張，將七個俘虜送至總指揮部，後來又送至敵方。因為他們說，不願意作戰，完全被長官所迫，足見我們不是和當小兵有仇。在槍火下只好雙方拚命，這時他們已經失去戰鬥力，表示屈服，我們何妨將他們

送回’。

‘這到很好。我們中國軍隊實在文明的很’。

‘我們文明，他們到不客氣’。

‘怎樣？’

姦 殺

‘在孟家宅的地方，我們只有一個軍士哨（一班人）。敵人約二百步兵來襲擊。我們軍士哨當即竭力抵抗，而兩百多敵人就不敢前進，恐怕中伏。結果雙方相持有三十分鐘，敵人死有十數名，我們軍士哨也死傷殆盡。其餘沒有死的哨兵，就退回來報告。這時敵人即行佔據該地，當時有十餘名老百姓沒有逃出，內中有四個女人，三個小孩子。我前哨本隊接到哨兵報告，即派兵包圍在暗夜裏摸索上去。那知敵人機警，稍一接觸，即向後轉跑步走。趕到我軍進入時，幾個老百姓都仰臥血泊裏。只有三個小孩在曬哭，死的婦女都是下身精赤，不用說，敵人是先享樂而後殺死。這種行爲實在是他們強國應當作的。現在我已經叫人將三個小孩子送到安全能保養地方，並派人去攝影，如果攝來時，送給你一張’。

‘現在(十一點鐘)前方戰況如何?’

‘你聽見砲聲和槍聲吧，那就是在激烈的交戰中，但是敵人很難達到他們攻擊的任務’。

記者在歸途裏，一面迴憶沈師長的戰況詳述，一面默禱前途的勝利，又一面注視着天空上的鐵鳥，牠機關槍的鉛丸，差不多和春天農人撒種一樣往下散佈。記者在這恐怖的春光裏，只好將生死兩字暫時擱起，沉重的脚步，在緊張的馬路上移動着。

二月二十二日時事新報所載。

廟行之攻守

企 圖

自從敵人在江灣失利以後，就將戰鬥的重心推移在廟行的正面。同時我軍的指揮官，也知道牠們的策略在廟行而不在江灣。但是狡猾的敵人，牠偏要在江灣的正面上，來一次大規模的陸空聯合攻擊。使用了數十輛輕重的坦克車，發射了幾千發的重砲彈。他們企圖，我軍受這樣的攻擊，或變更原定的計劃，將重兵置在江灣的線上，或是鬆懈了

廟行的防禦。但結果我軍鋼鐵般的江灣障地，不過塗上了許多三島人的血。不但敵人沒有達到初衷，反而將新軍的銳氣挫了一下。在這時敵人只得將假面具揭去，施行廟行之真攻擊。所以無情的戰神又在砲烟彈雨裏的廟行底空間和時間裏顯現。我們誓死抗敵的十九路軍的勇士，也就毫不躊躇，並不遲疑地，在血泊裏躍進，和敵人拚命。

正 面

敵人所謂之皇軍第九師團，在植田的迅捷調動下，將萬餘名步兵都輸送至相當地點，向廟行之正面展開分進。在困難的地面上，小河流交叉着，泥田迂迴着，鋼鐵的坦克車，只得擱置在後方休息。於是灰色紅點的飛機數十架，掩護着步兵前進。工兵冒着彈雨，在先頭引導，用黃色藥來爆破我軍的鐵絲網，三生的七生的平射和曲射砲，他們加緊的放射，來壓迫我軍強烈的機關槍火，在這些鐵鞭似的摧殘下，我忠勇的守兵，蹲伏在濕濕的戰壕裏，懷着一棵堅定決死守的心，來應付他們暴力的鐵鞭。

在某一個時期裏，正面的大小麥家宅，被敵人

的步兵突破。一時風雲變色，戰場上空氣緊張到二萬分。我軍後方的援隊，用最速的跑步，到前線增加。同時在兩翼又派出重兵，作包圍的企圖，敵人奮勇前進，表現了念八日以來所未曾有的攻擊精神。但太陽在砲火下隱藏的特別快，仗恃利器的敵人，又陷入進退爲難的境地。天然夜幕掩護着我軍的躍進，圓圓的手炸彈，和鋒利的刺刀尖，贈給敵人不少。一陣子犧牲，敵人的陣線搖動了，在黑空裏砲火下，他們開始背進。數百名收容隊，在一個臨時的守禦戰壕裏，向我追擊部隊，作最後犧牲的表演。

這好像慘敗在開始。那天夜裏，住在電光閃耀的上海市裏的老百姓們，也似乎知道倭兵有點異樣。北四川路上一陣子緊張，變而爲弛緩。我軍的砲彈。都在準備敗退敵人的頭上纏繞，許多的人在歡喜，總以爲第二天早上，就可在北四川路上看見國徽飛揚。那知道一夜的良機，在我軍的眼前白白的失掉，敵人的收容隊，勇敢的堅守。天明時太陽式的軍旗下，引導着七八千的健兒，又重新作第二次的攻擊。

側 擊

敵人渡過了難關，殘餘的第九師團，又混合上新到的生力軍（十一師團），從後正面得來的教訓，產生了迂迴的側擊手段。於是廟行的南面，江灣鎮的左後方，在唐東宅的地方，敵人的砲彈和炸彈開始演奏了。我軍的鎗口永久是隨着敵人轉移的。排山倒海似的砲彈，遏止不了我軍的愛國心。敵人躍進的勇氣，在雨點般的槍彈下，盡量的發揮，同時我軍的勇氣，也就暴露了，呼喊突擊，一時大地上都蒙上一層慘淡的煙塵，彷彿是告訴人們說：神聖的戰場，只有熱血的人纔能來享受的。

不久，在夜幕的網裏，攻擊唐東宅的敵人，又告一死的段落。美麗的大塲，在他們的靈魂裏消逝。但植田有經驗的腦海裏，仍然認為攻這一點有利。的確，江灣和廟行的當中，如果被敵人突破，□□一佔領，□□□□截斷，□□我軍很容易陷入絕境裏。所以植田不惜兵力，再作第三次的總攻擊。

兩萬精壯的敵步兵，分成三個縱隊，同時向竹園墩，小塲廟，江灣，三處攻擊，主力是在小塲廟，約一萬人。又同樣的使用重砲飛機，企圖填埋我軍

陣地，並配備大部隊的騎兵，在兩翼活動。於是牆壁般的砲彈，引導着一排排的步兵前進。在昨日（二十四日）上午十點鐘的時候，我軍的陣線似乎有點搖動，在敵人般紅色的血花裏，向後退了幾十米達。只等到暮色沉沉時，我軍的陣線一變而強烈，兩翼的陣地，給敵人一種側面擊的槍火損害。這時，死的途徑裏，又現出了光明，肉搏衝鋒，都在許多的灰色健兒手裏躍出，結果肉彈不敵軍魂，他們又後退了。

相 持

在兩個師團的兵力，兩百架的飛機之下的我軍淞滬陣地，在記者發稿時，（夜十一時），敢自信的講句，安然無恙。所以敵之皇軍無可奈何裏，又得等大批的援軍，再作大舉，或大犧牲。我軍頑強的抵抗，使敵人想不出好的辦法。牠打算將小場廟的攻擊部隊撤下，都不可能，因為我軍出擊的心情甚為熱烈，如果一撤，我軍即追蹤而進，不得已，只好雙方挖壕而守。但我軍更進一步的相逼，前哨陣地和敵人的前哨陣地，相距不過二百米達，這麼一來，在這一線的守兵，減少了許多重砲和飛機的損

害，雙方嚴陣向持，只有後方多吻幾枚重砲彈，最後記者大胆的說一句：

‘敵人攻江灣廟行之間的陣線，牠受了一種最大的危害。就是戰術上說的好，側面陣地的射擊，是利害的。讀者將地圖翻開看看，敵人現在已經深入我軍地的凹角裏，兩面的槍火是多麼有効力啊。況且現在我們後方的軍隊源源而來，敵人理想中的勝利，只有拿血來換，但也不敢保險’。

二月二十七日時事新報所載。

八字橋

記者今天起身特別的早。在陽光照着的中山路上向火線區裏去。春天的景物雖然在砲火威嚴的空間裏，但是也掩蓋不了牠的活潑而天真的生機。記者在顛頓的車廂裏，懷着恐怖心弦，不住在車窗向外窺視。上空的鐵鳥，惟恐牠在上邊放姣，這是到前線去過的人們都領略過這種滋味的。兩個鐵鳥將記者送到一個與鬼爲鄰的掩蔽部裏，沉毅果敢的毛師長坐在電話機旁邊和記者談話。在他的嘴裏又彷彿是演了一幕悲壯的慘劇：

敵人的砲火，集中在八字橋我軍的戰壕裏。從昨天早上就開始轟擊，並且有十餘架飛機向下投重量的炸彈。砲火稍一停，三五百步兵就躍進。我們守兵在戰壕裏，將機關槍瞄準，等待敵人到在很近的距離時，一陣子掃射，牠們就後退。然後砲兵又開砲，差不多這是牠們戰鬪的固定方式。一分一秒的時間，都在砲火裏過去。一直延長到下午三點多鐘的時候，炮彈飛過來的數量，也增加了。不久，在炮聲烟影裏，十二部裝甲汽車衝過來，後邊掩護有千餘名步兵。裝甲車排成一個橫隊。每車の間隔，大約有三十多米遠，鐵的輪盤，在她們勇士的屍體上爬過來，用最速的機關槍火來衝鋒。我們守兵，用手榴彈向裝甲投去，打算炸燬，但離的遠一點，沒有發生效力，使敵人突進了不少。在這個當兒，雙方激戰情形，的確都有相當的價值。敵人後方的生力軍，突然又增四五百名。我們爲保全實力起見，一時下命令退出。敵人以爲我們不支潰敗，她們不加詳察，前隊已衝進我們放棄的陣地裏。那知道預伏的地雷，轟然一聲，在最先頭的三部裝甲汽車，都被炸燬，很可憐地栽倒在戰壕裏。

牠們前頭部隊，正在驚惶的一剎那間，我們一聲喊叫，作猛勇的逆襲。於是機關槍聲，手榴彈聲，毅然雜作。敵人見勢不住，趕快將推進的部隊停止。佔據了一個鐘點，前頭的部隊，約二三百名，就算替牠們的天皇軍閥們犧牲了。我們勇烈的十九路軍的健兒，用朝紅的熱血，換來尺土寸地的代價。這樣一停，馬上敵人的砲火又演奏了。

‘殘缺的戰壕，臥着戰士的屍體，殷紅的血蹟，在日光裏閃耀。敵人整理了受挫的部隊，又添上了幾許的援隊，在砲聲稀薄中，又作第二次的攻擊前進。受過嚴重教訓的敵人，裝甲車牠不敢再冒然從事了；彷彿有些躊躇。我們指揮官知道敵人的銳氣已沮，得到相當時間，所以在牠們一前進的時候，我們就故意後退了。這回似乎形勢很危險。長大的木橋上面，敵人的足跡，都踏上了雨點般的鉛丸，在河的兩岸飄搖着我們勇士的槍火，形成了一個交叉十字形。槍火的威力，將許多敵人趕到河水裏。在十五分鐘後，我們一鼓作氣的躍進了刺刀的光芒，塗上血光，烟塵蕩着殺氣，十九路軍的勇士，踏着敵人的血跡，奪回了原有的陣地，六七百名的

敵人，總算犧牲在這個戰役裏’。

‘就這樣兩次突擊，八字橋上的血，給大中華民國十九路軍的戰史上多添了一頁光榮的記載’。

三月二日時事新報所載。





第二輯

火線以內



在吳淞炮火綫下

今天早上(十一日)九點鐘，記者到時事新報館訪隨軍記者萬國安同志，十點鐘，我們一同出發到吳淞去視察戰區情況。

從靜安寺路出發，走過豐田紗廠附近，天空飛來日本飛機三架，盤旋雲際，在真茹一帶偵察，忽然轟的一聲，前面冒起一大股黑烟，路上負箱攜包的逃難民衆，驚散竄走，喊着，‘炸彈來了，炸彈來了。’我們冒險前進，不到五分鐘，看見前面來了一隊兵士，每一個人背上插了一把雪亮的大刀，精神煥發，在中山路上巡行。這一隊忠勇的大刀隊，便是那顆炸彈的目標。繼續前進，看見成羣結隊逃難

的民衆，蹣跚向上海方面過來，沿路有不少忠勇的十九路軍兵士，替老百姓們照料東西，指示路徑。離開楊行鎮大約五里路的地方，我們看見有一輛運貨卡車，毀壞被棄路旁。前進二里，又看見被毀壞的吳淞鎮救火會的消防汽車，後面車輪已經脫掉，橫倒在路旁。這又是日本飛機投擲炸彈的賜予。

正午十二點鐘，吳淞鎮已經展在我們眼前了。望見炮台灣車站的自鳴鐘樓，已給炮火轟毀，從前的高樓大廈，現在都變成了斷壁殘垣。一種淒涼的情形，慘不忍睹，好像到了羅馬的廢墟一樣。遠處又望見戰雲瀰漫，烽烟四起。我們所在的地方，已經到了第一道火線區，離開敵軍火線，只有五百密達左右，我們不敢再前，便折向同濟大學過去。

我們剛從同濟大學門前下車，忽聽見轟的一聲，火光一道，疾飛過來，說時遲，那時快，那時聽見噠喇喇的一陣怒吼，帶着清脆的節奏，炮彈掠過我們的頭上。我們在這個間不容髮的當兒，急忙往地上伏臥，砰的一聲，好像天崩一般，震耳欲聾，炮彈爆裂的地方，離開汽車只有二十密達，炸傷了身

旁兵士徐少卿的左臂，我們在地上匍匐向着近處民房爬去，跟了一位武裝同志鑽到一個土穴裏去躲藏起來。

驚魂未定，又聽見轟隆隆的炮彈，在土穴上飛過，砰的墮在同濟大學前面，一共有八枚，一彈未炸，其餘七彈都擊中同濟大學的校舍，那百孔千瘡的窗戶牆壁上，又平空增添了許多洞穴，細看炮彈的方向，是從江北兵艦上飛來，炮彈的目標，是我們下車的地方，我們的汽車在行動的時候，是給敵人瞭望發見了，他們當我們是上級軍官到前線去視察陣線的，所以老實不客氣請我們吃幾顆大炮彈，幸虧車夫機警，在第一炮彈落地之後，早把汽車開駛藏在隱僻的地方，結果只傷了一位武裝同志，我們幾個人和汽車都一些沒有受傷。

我們躲藏的那一個土穴，原是一座土坟山。在穴中發見有棺木石灰等的遺痕，和許多零落的骨殖。我們也顧不了許多，都像刺蝟一般地伏在裏面，連呼吸都不敢出聲。炮聲過後，又聽見軋軋的聲音，日本飛機二架在我們頭上盤旋，只聽見幾十響的炸彈轟聲，和拍拍的高射炮像連珠般發射。大

約過了二個鐘頭，飛機的聲音，自近而遠，我們才敢和同躲在土穴裏的一個武裝同志開始談話。

我們互相問姓道名，這一位領導我們到土穴裏來的武裝同志，是□□□師的小炮連溫連長，黃浦第六期畢業生。他說，在九日，他的連下施放高射炮，擊落日本飛機一架，跌在南炮台附近，我爲求明瞭事實真相起見，便請溫連長准許我去參觀高射炮發擊的地點。承溫連長不棄，差了一名武裝同志，一同向着戰壕走去。

不到二百密達，在田野裏發見一顆尙未爆炸的四十五生口徑的炮彈，彈子向着我們的土穴，作一直線形，火藥氣觸鼻難聞，我想拾回炮彈留作紀念，彈重二十餘斤不便攜帶，只得仍棄置在阡陌裏。

十分鐘後，到了一個大泥窪，看見一架像天文台上用的望星鏡一般的東西，旁邊蹲着幾個武裝同志，其中一個班長招呼我到窪後一個洞裏去，他指着那一架東西說，這是最新式的飛機高射炮，一次可以發五十顆子彈，九日那一天的被擊的飛機，便由這一架高射炮射發的。我聽了馬上對這一位

李班長行禮致敬，說了許多讚美的話，同時還給那一架高射炮和炮手們留下了一張攝影。

下午二點鐘，我們辭別了溫連長，向原路回來，我們因為怕汽車被炸，先叫車夫把空車駛到距離火線十二里以外的地方，我和萬同志兩人徒步前行。天空有飛機兩架，在我們頂上盤旋飛翔，離開我們走的大路三十密達右邊，有一堵土圍牆，飛機便把那個地方做目標，接連投擲炸彈，黑煙迸飛，好似火山爆發一樣。路旁一個武裝同志告訴我們說，那是吳淞炮台的老火藥庫。我們看見日機猖獗的情形，和那些無情炸彈的耀威，只好暫且躲在電線木桿的隱影裏，觀察動靜，再作計較，五分鐘後，在前面隔離四五根電線木桿的地方，從空中射下一道白色的光芒，轟的一聲，把路旁的田陌，炸成了一個一丈多深的大窟窿，我們鼓勇冒險繼續向着汽車停地走去，二小時後，我終算平安無恙到報館，在這裏寫下了一篇歷險記和諸位相見。

二月十二日大晚報所載。

砲火綫下戰士的生活

昨天(十三日)記者乘我方和敵方在閘北宣告休息四小時的機會，本意到閘北一帶去視察，後來有某外報記者，要我領他到吳淞去，我於是又做第二次冒險，到吳淞前綫受了第二次砲火炸彈的洗禮。

從中山路一直往西出發，經過滬太長路，大場，楊行等處，一路所見的景象和昨天一樣。向前方去的，都是掛着大幅紅十字旗的救護卡車；向後方來的，都是負箱攜包的逃難民衆。我們經過多次十九路軍步哨的盤查，因為我持有□□□師長所簽發的特別通行證，結果到了吳淞，離開我方前綫二千密達的第一道戰綫，我們在同濟大學門前下車。外報記者要求我指示前天我遇險的地點，正待前進，空中又來了兩隻銀灰色的鐵鳥，由高處漸漸下降，對準着我們一行人，擲下了二顆炸彈，表示洗塵的敬意。我們不敢領受，都躲避到土穴裏去。

半小時後，高射砲和飛機的聲浪都平靜了，我們鼓勇向着煙霧迷漫的吳淞鎮走去。

火車站和對面的中國公學都毀壞無遺，這兩座觸目的建築，成了日軍砲火的唯一目標，我們的

匆急步聲，驚動了藏在民房裏的忠勇武裝同志，都探出頭來窺望，看見我手裏的攝影機，問明了我們是戰地記者，都表示很親熱的樣子。和我們握手言歡。

由一個武裝同志引導，我們向着大街走去，戰場悲淒的景象已呈在眼前，吳淞市鎮受日軍炸彈砲火的賜予，好像到了火山爆裂後的地區一樣。我們踏着瓦礫前進，彷彿憑吊羅馬廢墟，在一條大街上，見有損壞的救火龍頭，那大約是吳淞鎮初次受砲轟起火時，消防隊奮勇施救不及，遺棄路旁的。

我們遇着不少的武裝同志嘴裏啣着香煙，很安閒地在路上散步，或者民房內休息，他們都含笑向我們行禮致敬，其中有一個手臂上包着紮布，是八日劇戰的那一天受傷的。我問起他們前綫的生活，承他不棄，見告一二。

他說，這幾天來，每天上午十時起至下午五時止，停泊在江裏的敵方兵艦七艘，常發射十五生的口徑的大砲數響，空中有飛機兩三架，四處拋擲炸彈，遇砲火炸彈，他們都避藏到戰壕或土穴裏去，一面用高射砲射擊，九日的上午，在南小台曾擊落

日機一架，他們每天吃的只有軍麵，用熱水調和後當作食品，上海民衆們所慰勞的食物和用品，前綫是無法受用，因為沒有人敢輸運過去。他們沒有別的需要，只希望天天可以看到上海的報紙，爲知道閘北我軍克敵的情形，他們都用稻草當作臥具，休息的時候，不准打牌，也沒有酒喝，只能抽香煙。大家圍坐着談話，靜待上面發下命令，向着敵方攻打過去。

在臨別的時候，我答應下次再有到吳淞的機會，帶本報送給他們，同時還可帶一些酒去。其中一位武裝同志笑對我說：“我們極歡迎有人送報來，尤其是肯爲前方軍事宣傳的貴報。酒類我們不敢領受，因爲敵方有大批的太陽啤酒，只等我們打過去，打了勝仗，我們便可以暢暢快快地吃他一個醉飽吓。”

二月十三日大晚報所載。

成了砲彈的目標

成了砲彈的目標

陽光普照着大地，微風吹蕩着戰雲，記者在車

廂裏，顛頓了有一個多鐘頭，繞了一個半圓形的路線，經過了許多的木橋泥地，總算達到了吳淞鎮的區域裏。平靜的前線，露出絲絲縷縷的濃烟，表示着戰地威嚴。記者驅車直前，就忘了火線的鐵面孔是馬虎不得的。汽車行到同濟大學的門前時，就停在幾間茅草屋的門旁。剛從車廂裏鑽出來，正待要探問路旁的武裝同志，作一打算。那知道敵人的兵艦上的砲發射過來，大概牠們在瞭望台上，發見了我們的汽車，總以爲是要人來巡察戰線。頭一砲恰好落在汽車的西面，只偏差二十米遠，轟的一聲，泥土四濺，鐵屑石塊，帶着一種急促的呼聲，在我們頭上飛過。這時旁邊的一位武裝同志的左臂，已經打傷了。我們驚恐中，將汽車退入一個小弄裏。敵人的砲彈，已經接二連三的飛來，轟炸的地方，都在同濟大學的空地上，這時距我們只有百十米遠。好在記者知道敵人的瞄準，是向左偏，差一時決修正不來的。所以蹲在幾個與鬼爲隣的掩蔽部裏，（原來老百姓爲預防飛機投彈的危險，都在坎堆的側面挖了地窖）。彷彿死一般的潛伏着，耳朵裏聽着砲彈飛過來的恐怖呼聲，心裏在祈禱着幸

運的來臨。鋼鐵的撞擊聲，清脆中似乎含着惡意，敵人的砲彈，在八棵爆發以後由江面上嗡嗡的沉重聲音在兩架飛機的螺旋機裏，散佈出來。這是敵人空軍砲軍聯合來尋覓他們理想的好目標。記者恐怖的心情，同時又表示欽佩，這種聯絡，總算是很迅速確實了。但是我們決不能在死丁丁的等待和死神握手；於是三腳兩步，來了一個三百米的躍進，鑽進一個小如濃砲的連部裏。一位少年英勇的軍官，在那裏看地圖，看見記者狼狽的情形，他到笑了，嘴裏說：‘你們很危險，我連的上等兵徐少青，要不在那裏，恐怕你們要受傷的’。記者也微笑了一下，無形中好像對他說：‘不要緊的，我是司空見慣了’。

掩蔽部外面的敵人飛機，在迴旋的視察，但是飛得很高，知道敵人的飛機師的胆子，已竟被我們嚇破了，所以在四千米達以上的高空窺探。這位小砲連長露出很鎮靜又誠懇的態度，詳述本月八日至本日（十一）的作戰經過情形。記者將跳躍的心，趕快按捺住，用十分的注意力聽着。

防禦最劇烈的一日

在下午兩點鐘的時候，平靜的天空忽然佈上了一層戰雲，江水急劇的波紋和浪花，在八隻兵艦的機輪底下飛舞着。十八架白色紅點的爆炸機，同時也在我軍領空上翱翔。嚴重的空間和時間裏，忽然從敵人兵艦上的重砲彈頭上展開了一切的恐怖幻影和慘劇。飛機的炸彈，百十磅以至於兩百磅密雨般的投下來，轟炸的威力和砲彈，混合在一起。一剎裏的工夫，宇宙間演了這麼一幕慘無人道的屠殺劇。

在這巨大的敵火力底下的十九路軍，南國的健兒，一個個都潛伏在戰壕裏，用大無畏的精神抵抗敵人的壓迫。每一個重大的開花彈和每一個兩百磅的炸彈在他們的前後或中央爆落時，雖然黑色的鐵塊，灰白的濃煙，造成恐怖的魔窟，但他們永久是露着沉着勇敢的微笑。

在敵人整個的壓迫下的十九路軍的前線，似死一般的沉寂；在殘缺破碎的散兵壕，增加了敵人攻擊的勇氣。但牠們不敢在正面上登陸，彷彿我軍的潛伏的大砲彈，就要在牠們上岸時爆發。所以敵人的策略，隨兵艦轉進在蘊藻浜的側面去。

兵艦上的砲彈又來掩護陸路的攻擊部隊，軍工路上的一車一車的敵步兵，風馳電掣的運到蘊藻浜的南岸戰區裏。八輛烏龜式的坦克車，掩護着數千名的步兵前進。鐵的輪盤，在一點點的迫進。砲彈的出口和落地聲，也像向前推進。這時我軍廢墟般的陣地，藏着一團烈火似的守兵，紅色的虎眼，襯着雪亮的刺刀，在泥土裏準備衝出。

戰神的趾爪，深深的印在浜南的原野裏。火的燃燒，鐵的表演，在細雨冷風裏交響着。我們忠勇健兒的血，灑在黃泥土下，濃艷的血光裏，反映出敵人的敗退。在黯淡的黃昏影裏，遍地的敵人屍體總算作了他們軍閥的犧牲品。在這四個鐘頭的光陰裏，大中華民國的十九路軍，又記了一篇勝利的血染賬單。

防 線 鞏 固

失利的軍人不敢再嘗試這種火與血的表演，惟有利利用牠們兵艦上的重砲和飛機，在九日的上午，將重砲彈又射過來。有百十個已經飽嘗辣味的敵步兵，算不出頭了。三架無精打彩的飛機，在上空盤旋了半天，投下幾棵照例爆炸的大型炸彈，但

我們防空的設備，在這時已竟佈置妥貼，幾聲輕靈發威的高射炮聲，和敵人的飛機行了個通知禮。好在牠到知時識務，不久就向後轉了。

兩日來的前線的確平靜了不少。高空的飛機兵艦的重炮，每日不過奏一個短短的交響樂。但我們守兵決不了解這異國情調的音樂。在十日的上午十二點鐘，敵人的一架飛機，在我軍的高射炮的燃燒彈下，作了江面上的厲鬼。

土 圍 牆

兩個鐘頭的潛伏，聽小炮連連長的談話，作了消遣。這時敵人的飛機，已竟在距我們三四千米達以外的地方土圍牆活動。記者就在這個當兒，向危險區外邊逃去。在歸途裏，彷彿是參觀了敵人飛機投彈的表演。方方的土圍牆裏，吻着一棵棵的炸彈，從飛機上剛一投下一道白色的亮光，是太陽映射的，經過三四秒鐘的時間，落在圍牆內，轟然一聲，黑烟泥土，全收在記者的眼底。三十多棵滿肚皮硫磺的炸彈，在三四個鐘頭裏，算攻擊在一個目標身上。記者跳出了火線區，望見了高樓洋房的上海的時候，深深吸了一口都市裏的空氣，低頭看

了看在陣地裏小小砲連連長贈給的高射炮的子彈筒，心中不禁又活躍起來，彷彿是得到了甦生一樣。

二月十三日時奉新報所載。

無情的鐵鳥蛋

在春光明媚的江南天氣，蔚藍的天空，平添了無數銀灰色的鐵鳥，噲噲軋軋的聲音，驚破了上海一般醉生夢死的民衆的迷夢。每一個人胸裏，都懷着恐怖的心。恐怖着那一羣羣銀灰色的鐵鳥，會掉下無情的鐵蛋來。

回想去年的今日，在上海的郊野，到處可以看見遊春踏青的紅男綠女們，坐在喬皇富麗的汽車廂裏，馳騁作樂。如今，在同一條的馬路上，熙攘往來者，却換了另一種階級的人物；這裏是背箱攜籠逃難的民衆；那邊是負槍逡巡的武裝同志；路上汽車仍絡繹不絕，但是找不到一輛油碧香車的影子，只見那些張着白底紅十字旗的救護大卡車，車裏裝着輾側呻吟的十九路傷兵，和馴伏像羔羊般的無辜老百姓。

路上的行人，面部都流露一種緊張的表情，大家都像懷着一個鬼胎，走在路上，眼看四方，耳聽八方，恐怕那無情的鐵鳥蛋會像飛將軍般的從天下降。從上海到真茹去的人，個個都在恐怖的氣氛裏，呼吸着每分秒的生命。

在真茹車站的鐵道軌上，停有四輛裝兵的鐵蓬車，二輛的鐵蓬已破毀不復成形，只剩兩架像骨骸一般的東西。還有兩輛雖有殘餘的鐵蓬，也是百孔千瘡，破壞不堪。這便是二月五日的一天，日本飛機拋擲無情炸彈，轟擊十九路後援軍隊的一個遺跡。

據當時在場的某武裝同志報告；二月五日，有□□軍的□□師的兵士一營，開拔到上海來做後援，兵車在真茹車站暫停的時候，天空忽來了一羣日本飛機。他們本預備去轟炸真茹的國際無線電台，飛機在無意中發見車站上大兵雲集以為有機可乘，可以乘我軍不備，先下手為強，打算把五百個健兒，一齊都打盡了。他們便飛到離開地面很低的離距，亂擲炸彈，彈雨紛飛，都以車站為集中目標，不提防我軍早有準備 忠勇的十九路軍，很迅

速地從兵車上拖下高射炮口門，一方面由長官發令叫兵士都到掩蔽部裏去隱藏，一方面描敵準機發射，雙方轟擊不到一點鐘工夫，日本飛機三架，被我砲擊落，跌在車站附近，其餘的日人見勢不佳，都高飛遠走去了。

我在鐵蓬車的旁邊，發見有血跡模糊的骸骨一付，我起初以爲是人骨，問守衛車站的士兵，才知道那是被炸死的一匹軍馬。

由一個藍衣弟兄的引導，去視察日本一架飛機被擊落的地點。到了目的地，看見有十多個工兵正在一塊野草蔓延的廣場上挖掘泥土，走近一看，在泥土中埋着三顆沒有爆裂的炸彈。站在旁邊監督的□□□師工兵營三連連長陳陸雄，怕炸彈爆發，勸我們站到五百米遠以外安全的地方。

等到工兵們把三顆炸彈，從泥裏挖出地面上，取去了引火藥和撞針，才招呼我們過去看一個仔細，只見三顆銀灰色的鐵烏蛋，有十歲左右的孩子那樣高，好像三條大魚夾住在一副鐵夾上，每顆鐵蛋，重一百二十磅。據陳連長說：“那三顆重磅的炸彈，是跟着飛機一同被我軍擊落下的，幸虧炸彈上

多有保險機關，所以飛機被擊落時，炸彈都撞進到泥土裏去，沒有爆發傷人，炸彈入土有五尺深，可以想見其勢的猛烈。至於那一架被擊落的飛機，已於前日卸拆下來，送到軍部裏去了。”

記者走到真茹暨南大學去，在門口遇着一個武裝同志，和三個穿着運動絨衫的學生，他們臂上都纏着一塊紅十字的白布，這大約都是在做救護的工作。

暨南大學的校舍和建築，從外面看去，都屹然無恙，只見科學館三樓，被飛機拋擲炸彈，燬去一角，下面兩層的窗戶玻璃，都已震碎，屋頂上的瓦磚，也粉碎無完好者，那無情鐵鳥蛋的力量，真是多麼厲害。

從真茹回到上海的時候，路上遇見□□□師旅部裏的某同志，他告誡我以後勿再到真茹去，因為那裏常有敵方飛機擲彈示威，以免危險，軍長業已發令，以後非持有通行證或符號者，不論軍民，一律不得到真茹去。

再見吧，真茹的同志們。在下'次重來的時候，祝你們個個健全無恙。你們不用怕那無情的鐵鳥

蛋，牠最多祇能毀壞你們住的地方，但是終不能屈伏你們的英武的精神。請描準着你們的高射炮，希望你們再多擊落幾隻銀灰色的鐵鳥來，充實我們採訪戰地新聞的材料。

二月二十三日大晚報所載。

敵人的睡眠

在一個暗夜裏，微弱的星光，在死一般的戰場上閃爍。砲火洗過後的空間，沉靜裏帶着硫磺彈的氣氛。這時我們在江灣某方面的戰壕裏的連長下了一道命令，上着班長張德標帶本班弟兄赴前方偵探敵人。

於是張班長領到這個神聖般的命令，同時他熱血在腔子裏沸騰起來，好像這種光榮的任務是不容易得到的，虎一般的十幾個弟兄，在他領導之下，飛越過自己的戰壕，在黑空裏向着敵人的陣地前進了。

一個個荒草叢生的坟堆，和那些崎嶇不平的原野，吹着寒冷的夜風，都在他們勇健的步伐裏消逝。火一般的敵人前哨陣地，很迅速的在他們手裏

摸索到。這時寂靜的空氣裏，微微洩露出一種睡眠鼻息的呼聲，使他們感覺到一種形容不出來的愉快。

的確，連日在砲火摧殘下的敵人，精神是疲倦萬分。但是關係全軍生死的哨兵，怎能夠作周公之遊呢。這倒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張班長對於這當時的情況，有點躊躇了。如果將他們一齊包圍起來，又恐頑強的敵人，作垂死的掙扎。那麼一來，雙方開火，死傷都免不了。但……他正在這遲疑的當兒，一位弟兄從右手裏向那十幾個睡覺的敵人投過去一棵手溜彈，碰的聲在寂寞地大地馬上震蕩了一種狂叫的哀嚎聲，在砲彈的尾音裏洶漾。

張班長眼看這和緩的戰況，叫弟兄手裏的一棵炸彈給弄緊張了。他趕快下了決心，一聲前進的口令，在邁大脚步裏衝出。小小的敵人前哨陣地，踏上了大中華民國十九路軍健兒的足跡，幾個狼狽的敵人，張皇失措的一殺那拋棄下性命般的機關槍，抬高了最大的步子，向牠們陣地逃去。含着勝利微笑的張班長，挾着一挺三八式的機關槍，和五桿三八式步槍，在原來的路上，唱着凱歌歸營

丁。

二月二十八日時事新報所載。



第三輯

士兵生活



到火綫上去

從太陽廟出發和着兩個同伴一齊向東走，跨過鐵道，在大統路的一帶，靜寂得和午夜一樣，偶然有一兩個飢餓的貧民，像鬼影一般的在弄堂口出現，帶着驚奇的眼，望着向前線走去的我們。

砲聲，沉重的，響亮的，機關槍聲，短促的，急遽的，和我們的齊整的履聲互相和着。走到了火線後的第二條防壘了。

我們和防壘邊的兵士閑談了好久，他是多麼關心地问我們日軍後方的情形，要我們幫忙替他們去搗亂敵人，他又道謝我們民衆的慰勞，甚至到附近小鋪子去買一碗酒，也不要他錢。他的眼色火

一般的紅，他說開火以來還不曾睡過一次覺。最後來他說，我們打了許多仗，這一次才打得有意義，兄弟們大家都決定，不死不罷戰。

爲他的熱情所感，我和他緊緊地握了一次手，我的熱淚流下來了——：

——我們民衆跟你們一起死，

——是的，我們不相信政府，我們只靠老百姓。——他也流了淚。

道了別，我們又向前去，近新民路一帶民房都已燒燬了，血痕，殘屍，斷垣碎壁，我們踏着前進，機關槍聲在耳朵邊吹響，轟的一聲炮響，我急把身子一縮，女同伴的琴笑了：

——這是我們打過去的！

他嘲笑我太胆小，他在這兩天內，已上過了三次火線。

我們到了營部，從沙袋的孔穴裏，望見租界上的道路，我們的每一顆彈，正在向着帝國主義的宮殿衝擊，可愛的兵士兄弟！

他們道謝了我們的禮物，便送我們回去。

——呼——呼——呼，子彈從頭上飛過，我們

又把身子縮短了！

二月五日烽火所載。

前綫一瞥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日本帝國主義用大砲轟擊上海的第十四日，中國著作者抗日會派遣第一批慰勞隊到閘北前綫慰勞，以肉彈搏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士兵。

中國著作者抗日會是在二月八日才告成立的，成立第二日執委員會通過了丁玲蔡慕暉諸女士的提案，決定於今日，即該會成立的第三日，派隊赴前綫慰勞。慰勞隊是由民衆運動委員會主持，會員可以自由參加的。

因爲經費拮据和時間倉卒，我們的慰勞，就物質上講，實在覺得太菲薄。我們備置的東西，不過是毛巾三十打，和旌功旗一幅。但是窮人所具的熱誠，我想，屬於勞苦大衆的士兵，總可以接受罷？

我們於下午一點出發，經了許多手續，步行了十多里道路，到前綫已經快將三點鐘了。但是因爲我們有機會接近士兵，雖然言語還不大通，我們對

於‘抗日先鋒’（這是我們贈旗上所寫的語句）的士兵大衆得了很好的印象。不誇張地講，抗日士兵的士氣比之日本帝國主義兵士的士氣，不可同日而語。這裏只有活潑勇敢的精神，沒有虛矯頹廢的氣息。有的兵士說：‘從前的仗火完全是自家殺自家，這回才是真正打仗，我們很高興幹的’。有的弟兄說：‘打日本不成問題，這是我們應該打的’。又有一位老兵，據說已經吃了十多年糧了，他說：‘日本兵很容易打，他們是來送禮物的；在江西的仗火，那才難打呢’。

我們到的地方，已經過了第二道防線，再往前面便是最前線了。那裏的連長告訴我們，那邊不能去了，敵人看見有人走過，敵人一定瞄準射擊的。我們聽了他的忠告，便沒有前去。可是我們所站的地方，炮聲隆隆，震得牆壁時時響動。旁邊那座大洋房，大約是商務印書館的廢址罷，已經燒得只賸下水門汀的空殼。聽說那房子背後便有敵人潛伏着，不時放槍。可是一個少年兵依然在弄內跳躍來去，并且時時高唱着‘打倒帝國主義’口號，其英勇活潑的樣子，煞使人可敬可愛。

我們回頭在民衆反日救國會的前方辦事處少事休息。因爲經費困難，設備非常簡陋，然而也還有不少的藥品，幾位醫生和不少勇敢的看護，他們的活動，頗能得士兵的了解；這種艱苦的精神，值得我們佩服的。

前晚曾有猛烈的戰爭，今天戰線比較平靜。雖炮聲和槍聲不斷，飛機也時時在天空示威，人心相當安定。爲慰勞固然是難得的良機，但是爲冒險則未免有點美中不足。

因爲當晚要趕回上海，我匆匆離開了前線。所得的印象真是忙中的一瞥，詳細的經過，有留在那裏的人們，一定可以告訴大家的。

二月十三，十四烽火所載。

藍衣的弟兄們

在吳淞，沿着那嫩綠色的春郊向海灘走去，輕風挾着炮烟拂過我們微帶緊張的臉。在戰壕，彈穴，與廣大無垠的青天之下，熱誠地，我參進這些英勇的，藍色的隊伍中去，和他們說笑着，告訴他們說：“就在這南方的天空之下，還有許多許多的

人企望着他們，依靠着他們，鼓勵着他們！而且，他們的責任是如此之大，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足以使我們的父母妻子，在自由人與奴隸的天秤上顛抖着！”

我和他們面對面地對坐着，伏着，蹲在掩蔽部裏，在我們頭上的是美麗的天：中國的青天，然而從這和平的大氣裏却會送來瘋狂的恐怖與死滅。往往，一隻銀灰色的鐵鳥注意到你，找定了你，接着，轟的一聲，血肉的碎片從光明的死花裏飛濺出來，我們便會喪失一個，一羣，一大隊的英雄，可是，這些藍衣的弟兄們，這些十八九歲南國的青年們，他們依舊是這樣地奮鬥着，替我們把守着大門，拿他們那偉壯的屍骸阻塞着敵人的進路！我們真應該怎樣地充滿悲憤而感謝的心情才對。

在中山路上，在滬太長途汽車道上，載了重，隆隆然經過那些泥路，甚至於一面走一面滴下血來，却依舊悲憤地望着敵人的，這些是什麼人？在開北，在恐怖的大火裏，敵軍裝甲車的輪齒很惡地覆壓下來，依舊不慌不忙的拋出最後的手榴彈才飲彈而亡的，這些是什麼人？在江灣，在炮台灣，呼

號掙扎於重炮的撕裂之中，抱着軍旗而死的，這些是什麼人？啊，十九路的英雄們，藍衣的弟兄們！

十天的戰地生活，使我和他們漸漸相熟，我曾經度過他們這種生活滋味，我了解他們，我洞悉他們內心悲哀與勇敢的情緒。這種悲哀與勇敢決非安處後方空喊口號的人所體驗得到，非親自經過一頓炮擊與衝鋒的滋味，我們十九路軍壯烈的犧牲是不容易了解的啊！

他們都預備死，這些藍衣的弟兄們，他們去死是因為要保護我們！一樣也是個男子，還有，我們的婦女，我們的嬰孩都要在他們的血跡裏去搜尋自由。

印象太深，十九路軍已替我們中華民族打開了一個歷史的新紀元，我們應該感謝他們那些死的，拾起戰骨，永遠永遠地，紀念着這一縷英魂於彈穴，灰燼，與殘破的戰壕和沙袋中。

我們不能忘記，不能忘記一月二十八日十二點鐘的那一個時辰，因為從這永生的時辰裏，我們有一羣藍衣的弟兄們燃着了中華民族自由的天燈！

以後的事不用管他，總之，我們已經抵抗了，奮起了，拚命了。

二月十七日大晚報所載。

前綫插曲

捉 迷 藏

在前綫的中日兵士們，兩方面躲在沙袋的防禦物內，誰都瞧不見他們。後來，我忽然的在對面沙袋的夾縫裏，望見一個日本兵的面孔，頭上高聳着一頂鋼盔，在落日的光芒中閃耀着，那個日本兵的面孔，在我視線中幌着不上一秒鐘，有一位十九路軍的勇士，執起來復槍就瞄準了，對他開放。我再看，祇聽見‘砰’的一聲，對面沙袋夾縫裏的面孔就不見了，那個日本兵，雖然將他的面孔縮回去，沒有遭子彈擊中；但是，頭戴的鋼盔，已給子彈射中了。過了不久，他又伸出頭來，這次却格外當心，惟恐再被擊中，他舉手搖了幾搖，刹時間，機關槍像聯珠般響，子彈像山雨般直奔過來。我急忙向後跳到一塊平安的地方。可是，十九路軍的勇士們，都對我嘻嘻的笑，並且用廣東的土話，對記者

說：‘勿怕啦’，當時他們因見記者有一些恐懼的樣子，所以他們這樣的說。

歌 聲 琴 韻

記者由幾個士兵的保護，走到了一位長官的辦事室內，看見其中有各種美麗的照片，和一座風琴，承蒙他告知我，這幾件東西，是他在槍林彈雨下孤獨之夜的消遣品。士兵們都異樣的鎮靜，和沉着，有幾個吹奏‘口琴’，而其他的都在‘引吭高歌’，唱他們悅耳的歌曲，他們似乎在享受戰爭的快樂，但仍積極準備着日軍的進襲。前線外的一切都有適當的供應，單是軍火一項，從迫擊炮彈，以至最小口徑的子彈，簡直是件件齊備，這都是從南京軍政部發給的，上有政府的圖記。

小 狗 跟 着 主 人

防守閘北的一位團長，和他的副官，都是十分和善，而那位副官更是狠熱忱地給我看他所養的兩隻小狗，且特地替我介紹給他們。這正是他唯一的兩位忠實朋友！他對我說：‘星期二那天晚上，虬江路和虹口公園的日本炮隊，向我陣地共發數百炮，想要驅散我們的軍隊，我們，雖然有比較他們

口徑更大的重炮，但是僅僅還敬了數次，實因日軍的炮彈，除掉擊中幾處破殘的民房而外，對於我們竟毫無影響。他講到此處，團長走來，打斷了他的電話，團長笑嘻嘻的問我：‘你敢再往前線去麼’？我點一點頭，表示肯定的意思。

陳列的戰利品

承另外幾位長官的引導，參觀着不少的戰利品。兩頂鋼盔，兩件鋼背心，一隻皮靴，都是從日兵身上奪下來的。他們一件一件的取給我看。更有兩位士兵，專誠的跑來，拿了許多日本海軍的藍色制服，送給我看。他們說：“我們殺掉他們，取了他們的制服，作為戰勝的紀念品呢！”

二月十九日大美晚報所載。

傷兵慰問記

由於一種偶然的機會，難得的便利，我得和一位負了傷的戰士作着愉快的談話。

他忍受着苦痛，流露着衷心的喜悅微笑地說：

‘我們是八十八師的部隊，在二十一日江灣的一役中，受着鉅大的損失，那時是敵人來攻，一百

尊以上的大炮，六十架以上的飛機，相互呼應地向我們的陣地轟擊，等了一刻，他們看見我們陣地上沒有動靜，便瘋狂地，但又謹慎地向我們的防線上衝來！

他頓了一頓，稍微恢復了一下疲乏的精神說：

‘那時候，我們潛伏着的毅力迸發了，沸騰着的血管爆裂了！也沒有弄清楚長官下了命令沒有，就蜂湧着躍出壕溝衝上去了！’

他閉着眼睛追懷了一會，又感動地說：

‘啊，那時候，我們的弟兄是多麼興奮呀！營長帶彩了，連長帶彩了，排長班長更不要說起，我們一營人差不多完了，但我們沒有退，簡直沒有想到退，我們終於把敵人打敗了！那兇惡的敵人，比我們多死了幾倍！’

他寧靜地說：

‘我就在那時候負了傷了。’

同樣是負了傷的別的戰士都在凝神地靜聽，另外一位消失了血液的戰士，則間斷地插入一句兩句話來作為一種修正和補充，看護雪白的衣衫在平和的病房裏飄舞。

他又帶着嚴正的歡快和我講：

‘我們終年到頭替幾個總司令爭城奪地，也同樣要把性命丟掉，這次遇到了真正的敵人，就是打死了也是快活的。現在我們當弟兄的都覺悟了，不像從前’。

他忽然用着探詢口吻低聲地問我：

‘聽說我們的軍隊退了二十里，真嗎？’

‘不要緊，退了好再打過來的！’

我感覺到難題來了，就這樣含含糊糊的答應了他，退了出來。門口新抬到五位重創的戰士，那一種悽苦而嚴肅的表情，給了我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

三月五日太平洋日報所載。

第四輯

戰區印象



泥雨中

警 戒 線

四根鋼鐵的□□台柱矗立在平鋪的原野上面，在輕風冷雨裏露出挺拔的雄姿，表現了物質文明的精神。記者從模糊不清的烟一般的雨絲裏，端詳了半天，同時很替牠耽心，唯恐敵人的飛機。

雨水和着爛泥的石頭地，在記者腳底下飛着水沫和泥點，向後退去。兩個寫着□□字的白色木標牌，在記者眼底出現時，已竟是上午十一點三刻鐘了。越過了□□，循着凸凹不平的小街道，在灰色的勇士的監視中，開始尋找原定的目的地。

一間小洋房在雨點裏兀立不動，記者看了看

門旁的機關牌，彷彿發見了歸宿的地方。但又躊躇，因為牌上所寫的字樣，似對又不對。結果決心進入，要能得到意外的收獲，也是很愉快的。豈知這個地方就是心目中的目標。但是重心已竟移去。記者失望之餘，只有敷衍一番，即行退出。從急雨裏踏上歸途，滿懷的熱望，只換來‘口口平靜’四字。

但就在這歸途的當兒，發現了一堆鋼鐵——日本飛機的殘骸。記者於不知不覺中興奮了許多，用急快的步伐，通過了一段黃泥地，鞋底的釘印都深刻的留在地面上，好像故意的給記者作了一個憑吊的痕記。於是記者徘徊在這堆鐵骨骼的四週，頭上的雨水淋漓，記者好像毫無感覺的，並不知道冷雨寒風在侵襲。

兩翼的鐵骨幹和那火化後的殘骸鐵，不規則的擺在黃土地上，昔日威嚴的鋼機頭，此時在焦黑的鐵片裏，已竟消逝殆盡。筋絡般的電線，捷鳥般的胸腹，以及水鳥般的兩腿，（海軍用的爆炸機，水面上可昇降）完全不能從想像裏迴憶。紅色的太陽旗的標記，和稱雄一時的駕駛手，也沒有方法尋

到。記者失望之後，又拿那顆失了勇氣的炸彈消遣。

長有八十五生的，斷面的直徑約二十生的一顆完整的炸彈，頭北脚南的躺着，一聲不響，彷彿是劇烈運動之後的表情，尾上的準定鐵（記者自造的名詞），一共四塊，兩塊嵌在泥土裏。記者用手在彈體上撫摸了半天，但是沒敢撫摸引信頭，深恐惹起牠的戰忍性質，對於記者起了反感。記者同時又要將牠抱在車上，帶牠到昔日繁華今日冷落的上海，但終於爭受了武裝同志的勸告，將好意打消，只好任牠在露天裏睡着吧。

罪惡的死

記者失望的脚步，從□□移到閘北火線裏。天空降落的雨點，和敵人的炮彈相彷彿。雖然敵人的炮彈不會像雨點那般密，但沒有停止過半個鐘頭。

五個死屍很雜亂的躺在一塊荒地上，每個死人的臉都是和地面緊貼着，身上的衣服完全是貧苦人的打扮，直挺挺的作無盡期的休息。靠西面的一個已竟剩了半個頭顱，白色的腦漿已竟混合上烏黑色的血，並且經過砂土的掩蓋，現出一種焦黑

的顏色。但經雨水的洗刷，有許多的隙縫裏的泥土都被沖吊。在黯淡可怕的死人裏，又呈出紫紅的形象，兩邊的耳朵，好像井裏的乾菌，死丁丁的在半個瓢般的頭上釘着。將整個的屍體一看，彷彿像一個大瓷花瓶。其餘的四個屍體，黑森森的頭髮，染着絲絲的血跡，圓圓的槍彈洞，很顯明的暴露着。記者不願意再在這些惡的身邊逗留，因為不能原諒牠們沒有智識。無論什麼動物都能分辨出同類或是異類，何況是人呢？為什麼要受異族利用，殘殺自己的同胞。

星 火

記者在每一次的歸途裏，總是作□□紗廠的臨時檢閱官一樣，但在前幾天並沒有發生什麼特殊的興味。今天可有些異樣，在早上去的時候，經過紗廠右側的當兒，在記者的車前面，由西往東開過一部綠色的卡車，番號為十八號，車上立有八九名日本武裝陸戰隊。記者驚恐之餘，又感到將來的危險，並且在回來時，紗廠樓頂的沙袋旁的三生的小炮，已竟很威嚴的蹲在樓頂的陣地裏，炮口對着東北方，完全是我軍的後方。看牠的樣子，是在

準備着戰鬥。記者很奇怪的，這星火般的紗廠，居然在我們陣線後方，架起小炮，作包圍的模樣。

二月八日時事新報所載。

戰地實紀

關 北

從前曾是人口殷闐的產業中心關北，現在只餘着幽靈鬼魂，述說“四騎士”所過的喪儀故事了。

成堆的灰塵瓦礫，迎着那今晨乘至短的休戰而來到的巡察者。但是休戰似乎只在紙上，我們依舊時時可以聽到雙方的大炮聲。死樣的岑寂像屍布樣遮在這荒廢的城市上。

關北的西北二部，工業之輪曾是這繁盛的工業區的脈搏，但是現在，除了少數斷牆頽垣外，這一帶是完全毀壞了。只餘着焦黑零落的牆垣，悲慘的提醒人們那為戰爭，死亡，瘟疫災荒所破壞的關北。

雖然是個很短之休戰期間，開放給紅十字會的人員得以去救濟難民，移埋死傷，但是槍聲仍間歇的響着。大美晚報編輯部同人，乘這休彈的機

會，乃親自去一觀過去十餘日來戰爭的情狀。

允許通行到閘北去的路很少，並且我們的走到這個荒廢的區域，也着實不是易事。

千百想到閘北的難民，成羣地聚在蘇州路上，等待機會以便到故居殘餘的劫灰中，尋取他們的所有，但是却無所用。無數的船隻載着米麥等類，擠滿了河流，幾乎不能行動。

難民們都在蘇州路的公共碼頭上登船，這是未曾為鐵絲網所遮攔的惟一的路，他們從此渡到華界的新閘橋方面。

閃爍的金錢遮蓋了感情的船夫，向人索取相當的高價，致貧窮的人們不得以此而渡到對岸。

爲了要渡過這相距三十英尺的河，我們的價錢是三元。獨雇一船是五元，船夫答應可以搭載行李。

因爲河道已經擠塞，我們是在莫干山路的碼頭登岸。這本是紗廠所用以在閘北載貨的碼頭，但自紗廠停業，碼頭便棄置了。

由一個墳場的牆洞，我們走進了閘北。我們手足匍匐進去，但四圍都是坟堆墓碑，這大概是一條

到一個大墳場的路。

從破毀的都市的劫灰中，慘惡的幽靈似的，向灰色的天空吐着黑煙。這景象繞着沉靜的墳場的四圍，有如遮掩了柩衣。

在墳場中爲了找求道路以到達前線，曾廢了十分鐘的時間，最後纔到共和新路，這在先前是一條車馬輻輳的交通大道。

幾個闖北的居民，乘了這休戰的時間，回來探他燒毀了的故居，正與中國兵士們在談話。我們給兵士驗過了護照之後，就繼續前進。

共和新路已是荒廢滿目了。從前商販們高叫賣的地方，形形色色的商鋪所擁擠着的地方，以及人力車的車夫們所往來聚集的地方，現在都是門戶緊閉。在廢墟上，踏着巡察者的足跡。

到了將近北火車站的地方，我們看見了軍隊的移動。我們在每個可以看到中國戰線的角上，立停些時，但時立即便又前進。

在旱橋的旁近，我們看到了日本飛機炸毀的遺跡。中國的兵士在戰壕中。中國的軍官警告我們不要前進，說前面恐有危險。

就在這地方，我們看到戰爭與毀壞所造成的最悲慘的情景。曾經是居民稠密的地方，現在成爲一片荒地了。街道之上堆滿了瓦礫，使人分辨不出來。高大的建築現在都夷爲平地，斷磚頽垣梗塞了街道的交通。

在殘廢的建築中依然矗立着的，是東方圖書館的遺骸。焦黑牆垣兀然而立，有如表示毀壞的紀念碑。這景象使人想起千萬卷無價的圖籍，現在是作了戰神的犧牲了。

雖然四處都很沉寂，但是巡察的人却不許前到青雲路。

二天以前，中山路一帶展開着砲火交飛的戰場光景，紅十字會的車輛爲了執行其救濟的使命，顛頓往來於瓦礫中。

我們最後搭了紅十字會的汽車，回到租界。一幅慘苦的戰爭的圖畫，深印在我們的記憶之中，是永永不會忘記的了。

江 灣

昨天夜間，江灣以北，汽車竟不用點燈，因爲是太光亮了，所以可以節省。

運貨車，汽車，機器腳踏車，騎兵，步兵，川流不息的在泥濘的道上行進，居民的房屋，一家家正給火燒着，照耀二軍的戰場，成爲慘酷的烽火。

江灣一帶已給火燒了好幾天了。但直至昨夜，只是騷動，現在則成爲有組織的目的，凡是日本陣線一帶的建築，都給放火加以焚毀。

日本司令部當距江灣跑馬場約一哩光景，由此遠望，但見江灣四處都給火光照着。火正延着街路燃燒，日本哨兵拿了柴草，堆在每家房屋順風的地方，早春的微風吹着，火便立即揚了起來。

“這是必要的警備。”司令部中人說。“便衣隊常潛伏在這些屋中，爲了除滅他們，把這些屋子燒了，是最簡單的軍事上的自衛方法。”

很少看到鄉民，也沒有一個出來干涉，頭上，日本的飛機飛着。時時在昏黑的天空中，放下照明彈，並在中國的陣線上，投着炸彈

在近日本司令部的復旦大學，有幾尊巨礮。先是聽到了砰的一聲，接着過去的是礮彈聲。那照明彈，顯然是在示巨礮以標的。

小的子彈也飛得很近。劈劈拍拍的機關槍聲

以及步槍聲，連續不絕。時時聽到砰的一聲，就有一陣黑煙隨着起來，表示礮彈是在什麼地方已炸開了。

在廟內的司令部中，日本軍官穿着溫暖的軍裝外衣，往來踱着，好像是在公園中。

植田司令正坐着用膳。在他的肩上可以看到一個刻在柱聯上的字：“平”。

外面空地中堆滿了軍械，偃臥着日本兵士的軀體。他們正解除了負荷，作短時的休息。有時，一個軍官把他們聚集了起來，他們這樣就出發了。

後面的路上是軍火與輜重，有時與被燒着的農家只有數尺的距離。但在廟上，是很沉靜的。

走了不到半里的光景，我們越過淞滬鐵路。只有很少的幾個兵士在把運貨汽車開回，拉着什麼東西他去。左邊不到六碼距離的地方，有一頭馬中彈死在那裏。除了這些，我們看不到所謂生命的東西。

我們只見在黃昏的天空中，被燒的農家的火光照着，劈拍的槍聲，繼續不斷。這光景好像是很

平靜，但是耳中所聽到的却是戰爭呢。

大 場

大場從前是個鄉村，現在成爲荒地了。

日本的轟炸機把村中的市肆居屋都毀壞成爲悲慘的荒墟。

地震與大火連合起來所不可能的，少數人力所施的炸力偉大的巨彈容易的造成了。

大場，目前還不是戰爭區域，這在江灣的西北，有數里的距離，因爲這條道路與中山路相連接，在軍事家看來便很不幸的成爲‘戰略要地’。日本軍隊久欲得此，而卒無功。

從路上看去，村中景象不甚顯著。我的到大場，事先並沒有知道日本的飛機曾從其後方飛到這裏來轟炸，而且直到了大場，還不知道會有這回事。

但是戰爭的破壞呈現在眼前，這慘象却是在我們意料中的。

在大場公共汽車站路上所見的，這是後方，並沒有什麼特異的地方；如安靜的人們蓋着毯子臥在車上，擔畀床的往來田間，把其所畀的人置之車

中，還有那血跡般紅的昇床倚樹放着，地上散着血紅的綑帶，——可說都是常事。

我們偶然看到那被棄在地上負着重傷作最後的掙扎的這景象是誰也不敢長久逼視的。

我們三人悄悄的離開這掙扎着痛苦的人們，心中覺得說不出的難受。雖然沒有人來責難我們，但是我們實在不能再留。我們立即走進一條狹弄，穿過一個竹林，爲的想避去大路上的所見。此時，在大路的前面，正響着槍聲。

突然有一個農民出來指點我們以右邊的寺廟，房子的一部分被破壞，地上有一個大洞，四圍的竹竿都被炸得灣着，有如遇到了暴風。

可是我們的所見還不過慘象的一部呢——我們走進廟中，金色的神像後面，照着光輝的太陽原來後面的房屋已被毀成空地了。

廟屋已經沒有後壁，被飛機炸毀了，我們面前只是成堆的瓦礫。

瓦片堆着有如奇異的海波。房子的一部雖還存着，但破碎了。從這當中露着參差不齊的樑木，有如一具毀壞了的屍身的肋骨。

一條小的河流從廢墟中流着，但已看不清那裏是他的河床了。破碎的地面漲溢了河水，一條小橋雖還存在，但已更動了地位，有如一個玩具給孩子踢了一腳一樣。橋的對岸，也是滿地都是瓦礫。

我們一聲不發的從瓦片堆中選着道路，走橋過河。爲的易於行走，我們故意打沒有毀壞的房子過去，但是那知却來了新的破壞。這不能形容的景象，我們是說不出來。我們只覺得身體全部都麻木了。

但是在頭上却來了提醒我們的東西，一架飛機，日本的爆炸機正軋軋的響着，我們在突然的恐怖中瞪視着他。

我們知道在這時候，心懷恐懼是沒有用的。大場現在已是被炸得乾乾淨淨了。聰明的日本機師必不至在死狗的身上，再浪費其炸彈的。但是我們仍舊禁不住恐懼的心思，我們不庸隱諱。

飛機懶懶的正從我們頭上飛過。我們用心的望着，想看一看炸彈的投下。但是却沒有，飛機就飛回到陣線上去了。

與我同去的二人是中國人。他許久沒有說話。

他木雞似的立在大場的廢墟中，目送着日本飛機的逝去，最後說道：

‘有一天，我要到那裏去跟蹤着他’。

飛機的回答來了，砰的一聲，一陣濃黑的烟雲，從中彈的地方散了開來。

於是我們三人只好一句不說的望着頭上，那飛回去的日機，下面，那成爲碎片的鄉村，大場。

南 翔

喜歡乘高速度的車子的，似乎更應該知道真茹南翔間的特別快車。

這個空前的車子，正應着三個新聞記者迫切的需要，在以下的情形中開行的。

他們覺得這有下面的幾項特點：

第一是公平。固然車分兩等——三等與車頭。但可以由人自己選擇，而且都是一樣的同伴。

第二是經濟。乘車不用化錢。車上沒有查票，也沒有所謂車票，銀錢在真茹南翔間的特快車上是多餘的。

第三是迅速。車子雖然走得並不快，但是他的——‘跳’却可以有五里光景，使車中的人們並不感覺

到外面的景色。並且景色的變化，瞬息之間，都不相同。因為日本的飛機時時降臨，投擲炸彈，也減了乘客們不少的煩悶。

第四是利便。關於這點，請看這故事的展開。

三個新聞記者坐了汽車到野外，幹什麼，他們不能告訴你。

他們看到了真茹爲炸彈所毀壞的美景，暨南大學的科學館充分表示其旁近建築物毀壞的情形。他們於是想再去遊覽南翔。汽車大約走了一半的路，遇到一條小河，但是沒有橋，據說距前面目的地不過三華里，他們於是決定步行前往。

鄉人的估計大抵到處都是一樣，他們用墨銀作標準來說金元。所以當走到了南翔，他們已是筋疲力盡。於是在回真茹的道上，決定搭乘真茹南翔間的快車。

據說南翔已經過了好幾次的炸彈。站長與其他五個職員，都送了性命，全部死亡的人數已到二十，兵士尙不在其內。

又據人說南翔蘇州這一帶地方內的醫院，曾有過八百名的傷兵，但有許多已回轉前線，受傷較

重的送到上海去醫治了。

我們看到許多有趣的招貼，有的說：

‘飢啖倭奴肉，渴飲日寇血。’

還有一個是很早就貼在現今駐了軍的房屋的牆上的，說日本的仁丹醫治一切病症，神效異常。

有一張圖畫繪着一個日人蹲在火旁，把標着‘凱洛公約’‘九國條約’的紙卷塞進火中。有一張繪了一個烏龜，上面寫着‘洋鬼子’的字樣，躲在一架叫作‘國際解決’的門框下面，旁邊有槍炮在轟着。還有一張是一個日人正對着手足都束縛了的華人放槍。

一切交通問題，據說都要遵上官的命令，命令中說，對於新聞記者在這惟一的車上應竭力保護。

事實固是很竭力，但記者們不知道對於火夫曾否有過命令。火車開動了，橫過田野吐着煙汽。

在鐵路的半途上，我們見到那被棄在那裏的汽車，但是火車的行進並不遲緩下來。

我們用盡力量想去告訴火夫。車頭一端的門開了，在那裏擠滿了半打以上的兵士，但是却不見

火夫。

要馬上跳下車去，似乎不可能，於是記者們在車中煩躁地頓着腳，直至火車到了真茹站。就有一羣乘客衝上月台，記者們則走向車頭那裏。火夫道歉地解釋他沒有奉到命令，但若能夠再走上車，那末第二次車可以有更好的運氣。

於是我們走上車頭，火夫對我們很客氣，拿出他特別的寶藏，就是日本飛機的碎片，這好像是在尾把上的。

火夫用了巧妙的手勢敘述飛機在車上的盤旋往來。他用手指着天上，立即把頭縮進車中，表示一種驚惶的神氣。

數分鐘後，火車又從真茹開回南翔。車頭上的人都留心的注意我們棄置在中途的汽車。汽車果然是在目前了。於是機器慢了下來，終於停止。我們攝了一個分別的影，就跳上汽車，回轉上海。那輛真茹南翔間的快車，則繼續他自己的路。

——譯自 The Shanghai Eve in Post and
Mercury

二月五日社會與教育所載。

戰區的憑弔

大美晚報的記者於昨天巡視戰區的結果，發見有數千的華人屍身，乏人掩埋，棄置而無人顧及。

這種屍身之大部爲兵士，但也有許多是平民。農民們因爲受了機關槍，飛機炸彈及大砲的擊傷，死在他們的田地中。還有焦黑的婦女與兒童的屍身，臥在他們燒毀了的家屋中，景象之慘，令人不忍逼視。

日本軍隊正在迅速的移去屍身，但以日本人爲限，中國人則置不過問，除了死在如江灣車站那些重要地方者以外。

江灣村外的戰壕，留着爲遠攻的砲火及毫無阻礙的飛機的炸彈所慘酷的毀壞的遺跡。

戰壕的地位，都經過審慎的選擇，在河的一邊，居高臨下，足以控制前面的曠地。所以正面的進攻，頗不容易。但是因炸力猛烈的砲火，對準了每道戰壕的攻擊，致現在戰壕之中填滿了屍身。中國兵士所以能够長時死守，誠不得不佩服其勇敢

的精神了。

在有些地方，屍身是彼此相疊着的，但很多整齊的隔着五尺到二十尺的距離。有的手上還拿着飯碗，或者還留在身旁。這表示死者是在正吃飯的時候中了彈火的。

有許多屍身在河中，這表示他們死時正想到河中去汲水。有的則二五成隊的死在戰壕後面的彈孔間。

有些屍身，衣服多被燒去，焦黑的赤裸的身軀，現着可怖的痛苦的掙扎。

有許多屍身則已給炸彈所轟起來的泥土掩蓋了。

兵士之大部都很年青，不過剛脫了童年。

在江灣的西境路上，有一兵士的脚倒插在彈穴中，這表示死者是給炸彈倒埋在泥土中的。

從江灣過去到廣東汝山，汽車難走得很，一是因為道路不良，二是因為彈穴過多。田間到處散着死去了的農夫的藍布衣服，自然，常常見到的還是兵士的灰色衣服。

有一個兵士死在近汝山的路上，而在堅平的

大道上則也有許多，坟山好像是一個殺人的地方，兵士的屍身，有的在墓碑後面，有的在毀壞了的房屋四周。

在一個敵屋中，有二具停留待埋的棺木，在棺前倒着一個屍身，這表示他是想在那裏找躲避的。棺上的彈孔，表示日本軍隊的機關槍，是他們奪得給屍身填滿了的戰壕後，向北射放的結果。

坟山的祠廟，頂上牆上都如蜂窩樣盡是彈孔。一個燒焦了的屍身，以爬行的姿勢，倒臥在旁邊的出路上，表示這在廟被燒時，他的衣服燃着了火，因此被燒死的。

廟內有一個金身的神像，尚完好無損，旁邊臥着一個老的農婦。他的面孔與手足都失常態，中部衣服已被解開，身上現着槍刺的創傷。

有好幾個外人看見這屍身，並且還有比這更嚴重的，爲了要留確實的證據，特地拍了照。

因爲有樁用釘釘起而加以焚燒的慘事，於是特地作一番考察。一個焦黑的屍身，被釘在一塊木板上。但是最後觀察的結果，大概是房子倒壞後偶然落在有釘的木板上的。

在這一帶，死馬及其他動物，也是不少，還有幾頭受傷的貓，在搜尋他焚毀了的故居。我們帶了一頭小貓回上海，但據養貓的人說，怕不能活命，果然是死了。這類動物雖然還活着，但樣子似已餓得不堪。

鄉間許多獨立的房子，是被毀壞無存，而在市鎮間，如江灣大場真茹等地，則亦大抵全毀，但見斷磚頽垣，荒涼滿目。這些都是由於飛機的擲彈，尤其是在大場。

在大場附近，看到有毀壞了的紅十字會車，這顯然是砲火及飛機炸彈的成績。在炸彈炸裂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直徑五十尺的地坑，且為數很多。

有數千的手榴彈遺留着，這表示中國兵士的防禦方式，中國兵士實處在非常不利的境地。

日本兵士及平民之來尋求紀念物者，羣集於此荒廢之地。時時聽到一二聲的炸裂聲，這表示他們活動的結果。

日本兵士在中國兵士的屍身中插着太陽旗，用以拍照。他們格格地狂笑着。有幾個兵士並放了

一個未炸裂的大砲彈在屍身上。

日本人民的來戰區者，多是合家同來，男女老幼，談談笑笑，好像是假日的游玩似的。

三月九日社會與教育所載大美晚報譯文。

滬西巡禮

中山道上

在十九軍全線退出淞滬第三天(三月三日)的拂曉。記者從白利南路出發，想取中山路繞道到閘北一帶去視察。經過極司非而路，在麗娃麗姐村對岸的豐田紗廠瞭望台上，又重新發現了半個多月不見的日軍影子。

中山路上，塞滿了似螞蟻一般的逃難民衆：在緊張恐慌的臉上，滴流着淫淫的汗液；赤身露體的小孩子，在父親肩負着的竹籃子裏號哭，婦女們披散着蓬亂的頭髮，上氣接不着下氣，坐在阡陌間，苦哭着臉，不時旋過頭來，呆望着濃烟火舌底下的舊居；壯年的男子，愁眉不展，正在打算：‘往那裏逃？’

忽然聽見人叢裏一聲銳叫：“東洋兵來了！”路

上的老百姓登時驚奔四竄，好像潮水一般湧往兩邊的墳山地裏去躲藏起來。中山路上，立刻死靜得像一條鬼路。

軋軋的聲浪，漸漸自遠而近，前面來了一輛機器腳踏車，三個穿黑制服的日本海軍陸戰員，臂上都圍了一個鐵錨章和紅布，一人司機，二人持機關槍，瞄射中山路兩旁作準備射擊狀，這三個面目兇惡的黑色動物，在大夏大學附近，看見有兩個負槍的中國警察，立刻殺車，喝令把槍繳下。等到達到目的，他們一聲呼嘯，揚長馳去。我們那兩位已被除了武裝的同志，態度仍很鎮靜地在那裏守着崗位。

沿着京滬鐵路前進，路上同樣地擁擠着逃難的百姓，肩箱負包，狼狽不堪，他們都從真茹方面逃來。一個中年的農民，見記者迎面過去，堅勸勿進。他說：

“真茹已給東洋兵佔去了，我親眼見有二百多的東洋兵在車站附近。真茹鎮前一顆大樹上，高張了一面太陽旗。有四隻飛艇在空中飛，飛得很低離開樹頂只有二三丈高。許多地方，都已着了火沒有

人救，真茹從此要完結了……”

那個鄉農還沒有把話講完，空中嗡嗡聲起，一隻銀灰色的鐵鳥，張着兩隻陽圈的翅膀，在我們頭上飛翔，記者不得不聽從了那個同胞善意的勸導，旋轉脚跟，走向着原路回來。

蘇州河畔

沿着白利南路一直向西經過陳家宅，路旁商店，雙扉深扁，市面蕭條，好像新年景像，汽車鳴鳴，滿載鋪蓋箱籠，人如潮湧，大家忙着搬家到租界上去。

鎮上叫囂泥亂異常，沒有人維持交通的秩序，更不見一巡捕或一個警察的影子。在陳家渡順昌石粉廠的斜面，蘇州河的北岸，有二個骸骨似的東西，仔細一看，原是一座建築物的鋼骨柱，被大火燒彎曲後團做一起，旁邊還有尚未成灰燼的殘破機器多架，據路人說：“這是日商野村木廠，為日本飛機誤會炸燬的”。

走到薛家庫附近，沿蘇州河的馬路上堆了大批防禦沙袋，車馬不能前進，記者折回，取道霍必蘭路。試由林肯路西進，中間也有沙袋障礙物，再

試走麥克路，沿路有許多別墅式的小洋房，都高張着外國國旗。麥克花園對面的總會房子，高張着紅十字旗，但從表面觀察，不像是一座後方醫院，或紅十字會辦事的地方。

走麥克路，也是不能通達，記者再走霍必蘭路，向西經虹橋路，到飛機場附近，再北繞羅別根路，向着北新涇前進。

當記者走到息焉堂公墓的附近，忽見迎面來了一小隊公安局的警察，負槍實彈，好像準備到前線去參戰的模樣，經記者詢問之後，才知道他們是從北新涇方面來，移動到虹橋去的。

沿着蘇州河邊西行，從披亞斯路到紀王廟的一段，路上所見的逃難民衆，愈形擁擠，蘇州河裏，泊有民船無數，從船上走上許多衣服破碎的老百姓，據其中一個說，他們都是從黃渡一帶逃到上海來避難的。

記者獨立蘇州河畔，眼前呈現一幅難民流離失所的圖畫，其悲慘情形，真非禿筆所能盡描。引領東望孤守吳淞血戰的翁照垣旅長，悲憤填膺，祇有含了眼淚，重新回到在友邦庇翼底下的上

海。

三月五日大晚報所載。

自火綫歸來

記者連日在前方，備受日機之威脅，惟爲日既多，經驗乃足，故雖奔走於炸彈四擲之戰區，不覺其可怕。又迭據前線調回後方休息之士兵言，‘前線生活較在後方爲有味’，並言日軍進攻，我軍應戰時，奮勇殺敵之情況。此種有聲有色之談話，親臨前線，與敵肉搏者，固精神百倍，而使我輩聞之亦覺興趣盎然，怡然神往，期一試身手爲快也。

前日下午，在□□軍次，見俞濟時師長，具道欲赴前線視察之意。俞師長即笑曰，君等未歷戎行，前線危險，不宜前往。記者乃再請曰，軍隊之官長士兵，中國人也，記者亦中國人也，官長士兵有殺敵之精神，記者豈無一赴前線之膽略？俞師長始允所請，並約定於昨日上午八時親引前往。

昨日上午六時，晨光熹微，朝氣一新，即驅車前往。經我後方步哨線，但見兩旁麥田菜畦，尙染嚴霜，一般農夫農婦，在日光之下，實行其日出而

作之工作。極目東望，則濃霧四塞，遠樹煙迷，此時心曠神怡，幾如置身畫圖中，忘卻再過一霎時，即入最危險之戰場矣。

車稍前進，但見道右之獨立家屋，已被日機炸彈燬滅，僅存灰燼一堆，以反映日人之殘忍色相。車抵□□，見道路兩旁之民房，亦悉被炸燬，及經敵機轟擊之處，思之猶有餘怖。迨抵□□，俞師長已笑迎於外，並謂本人有要公須處理，故請副師長李延年相陪，乃相偕出外。

九時，有日機四架，向吾人所行處，直撲而來。記者在前方已久，視日機之飛來，早已當作家常便飯，故亦毫無畏懼。行行重行行，通阡過陌，轉水繞林，不料此絕好風景之鄉村，乃為中日肉搏之戰場。然而吾人苟一思數萬里錦繡之東北，由不抵抗而蕩送，則雖瓦礫坵墟，亦何所惜？

再略向東北行，忽軋軋之聲大作，日機飛來偵察，遂急匿避，俄聞轟然數響，隔村起火矣，繼而又聞哭聲甚哀。見一家屋外，門板上停有老年女屍一具，血跡模糊，適被日機彈炸死擲，其家人正在撫屍痛哭也。

近第一道火線祇數百米處，不但大砲之聲極大，即步槍之聲，亦甚清晰。至此雖在壕中行，亦須僂身屈背，否則目標放大，在敵人之步槍機槍有效射程中行動，必遭危險。由此更進二百米，已達記者所期望之第一道火線矣。我值班之忠勇兵士，正在伏身瞄準，而交班之士兵，則皆在休息，或唱歌，或吸煙，或睡覺，態度安閑。

見記者入，皆問由何而來，蓋表示其一種親愛之意，同時又詫記者之不怕危險也。記者與之一一握手，慰其勞苦，彼等皆報以微笑。反語記者曰：先生等放心，我輩當與此戰壕同存亡，以救中國。忠勇之氣，溢於言表。問以敵情如何，則謂日軍最精銳之第九師團，已被我師擊斃數千，當時作戰之烈，前所未有。日軍盡其兵力器械，集中進攻，惟我與全體將士，抱必死之決心，故能拚命抵抗，殺敵致果。若先生等於彼時來此，則更有趣味。

此時記者不慎，忽將頭抬起，一彈飛來，幾喪其元，蓋此線與日軍之距離，祇相差二三百米，兩方戰壕中之行動，均可望見，故雙方士兵皆伏壕預作瞄準。日兵見記者之頭，遂開槍射出，所幸瞄準

不確，未遭危險，然已笑煞壕中兵士矣。

記者側首用一目窺陣地前方，見日本死兵，猶堆積未去。此種死兵，身穿黃色制服，足登皮靴，殭臥沙草之間。尸傍尚有槍械，然尸皆向東仆倒，顯見當時被我軍衝鋒時追出而死。國家之威力，不能解除人民之痛苦，日本雖自號一等強國，其平民之痛苦相同。‘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

有小屋數間，屋頂洞穿砲彈，四壁猶存，遂皆入屋休息。十一時三刻，敵人向我發砲數響，皆未命中。日機投彈之處，火光四起，濃焰蔽天。繼而小槍與機槍聲亦大作。一時驅車回滬，日機又來追逐。

三月一日時報所載。

一剎那間的勝利

自從十九路軍因為戰略上的關係放棄滬淞後，戰神新的足跡，在淞滬一帶是看不見了，記者彷彿和戰神有不解緣，趕快追隨上去，所以在三號那天，買妥了船票，從十六鋪碼頭，在曉霧陽光裏，上了征途，油般的黃浦江水，在機輪下激流着，記

者用十二分的注意力，將浦江西岸的情形，收在眼底，在這裏分段的供獻給讀者。

飛 機 場

船剛開起來，是很慢的，乘客們都要領畧敵人後方的一切佈置情形，所以大多數人，都擁擠的不堪，記者預先佔領了一個只能立而觀的地位，一聲不響地看和記。

匯山碼頭上，堆集了許多許多的彈藥箱，敵人的陸戰隊兇眉橫目的在兩旁監視着苦力搬運，（工人完全中國人）一隻殘缺破碎的飛機，在碼頭上放着，大概是要運回國裏去修理好，再回到中國來屠殺。

過了匯山碼頭，不到兩里路的樣子，敵人的飛機場，暴露在記者的眼前，圓圓尖頂的帳蓬，參差擺列着三架一隊隊的灰色紅點飛機，有十餘隊都是升火待發的準備。平鋪的機場，中國小工在工作着，緊靠着機場的江岸，停泊着九隻兵艦，五隻是敵人的，三隻是美國，一隻是意大利，艦面都立滿了兵士，望我們船的經過，尤其是敵人的艦上，有許多的望遠鏡，窺視我們，這時上空有兩架飛機，

作低空飛行，從我們頭上盤旋着，一時胆小的乘客，都很快的鑽進艙裏面去，這麼一來，記者探視的工作，稍感到一些愉快，不然互相擁擠，是真難過的很。

船已經開出繁華的上海冷靜的江面，又發現了敵人水上飛機場，怡和岸上陸地機場盡頭毗連着，兩架水上飛機，停在江面上，靠近西岸，機頭都着上了衣服，完全是一種休息的狀態，旁邊一隻小小的保護艦，艦面都兩門高射炮，時時在準備着。

一隻炮艦在我們經過機場時，由迎頭開來，兵面滿載陸戰隊和許多的地雷，整個的艦體和士兵，臉上的表情，上是露出很疲乏的樣子，一層黯灰的顏色，籠罩着表示了長途僕僕的神氣，牠們看見我們在望看牠們，指手抬脚地，指點着我們，彷彿是在譏笑。

遠處的軍工路上，樹蔭裏蕩着塵土一輛輛的載重卡車，來往的疾馳，陰慘淒涼的空氣，在散佈着，記者看見完整的滬江大學，在眼前峙立，炮火下的剩餘品，真是幸運的很。

滬 浦 局

大概是靠近了張華浜，在滄浦局的碼頭上，有一隻兵艦，在卸下軍用品，黃色制服的敵人，混合着陸戰隊裏面，加雜幾個中國人的苦力，冷清的空氣，含着殺人的惡意，高大的洋鐵倉庫房裏，擁滿了強盜行爲的惡魔。

這時敵人的騎兵，有六七百名的樣子，從街裏開出去，雄壯的東洋馬，駝着一個個三島送死的健兒，悲涼激壯的號音，在寂靜的天空裏蕩漾，大約是一個聯隊的騎兵，向廟行方向前進，鐵蹄下揚起來的塵土，表現了行軍的偉大，敵人騎兵大本營的滄浦局，是這樣的在記者的眼底輕輕地過去。

蘊 藻 浜

浜南岸的房屋，都是吻過成千百的炮彈，殘碎支離敗瓦頹垣的建築物，深深刻劃上戰神的威嚴，岸上的冠生園的廣告，和百齡機的招牌，完全在敵人的炮彈射過時燬滅，遠望紅色蜂房般的同濟大學，和那灰燼之餘的吳淞車站，淒涼萬分裏，使人的確認識了強暴者的正義，一面面的太陽旗在死一般的屋頂牆角上飛揚掩映着，幾個敵人陸戰隊的兵和窮苦的中國人，在躑躅着。

砲 台

船行至這用血染過的砲台的時候，記者的視線，施行很快的探討，的確使人們關過心的吳淞砲台，到今日已經換了白色紅點的旗幟，居然能有這便道可訪的機會，雖然觸目痛心，但記者決定平心靜氣的巡視一番，然而黃土青林掩護下的砲台，已經失去了昔日的莊嚴，在牠身上只能找到很光榮的彈痕，和中國軍人的血蹟，其餘是完全消滅了。

記者失望之餘，將視線稍向兩旁一掃，在那根鋼鐵的無線電台柱的頂上，發見了兩個穿黑制服的敵人，在上頭活動，底下有二十多個敵人，環繞着觀望，記者很懷疑地，不知道他們在玩什麼詭計，同時又很佩服上邊那兩個敵人，（記者私見，我怕登高故也）在這般高的上頭，能很靈活的動作，不怪海軍常常的爬桅桿。記者死釘釘地看着他，船轉入長江的時候，懷疑的心理證實了，原來他們爲出風頭起見，在那電台柱的頂點，豎了一面太陽旗，表示他們一剎那間的勝利。

瀏 河 口

平穩的江水，在船體下，開而復合，遼闊的兩

岸，有雲樹迷霧，點綴着幽靜雅致的天空，不時有白色的海鳥飛翔，好像敵人的飛機一樣，記者將緊張探討的心情，一直保持到瀏河口。

這時江面上的霧，稍微有些濃厚起來，水天相接的中間，彷彿是繫上一條灰綠的帶子，掩沒了岸上的情形。五隻敵人的砲艦，和六隻運輸艦，不規則地排列着，煙筒裏的濃煙，似乎呼着沉重的聲音，就像告訴我們說：“我們從很遠的地方來的，並且載着許多的戰士和軍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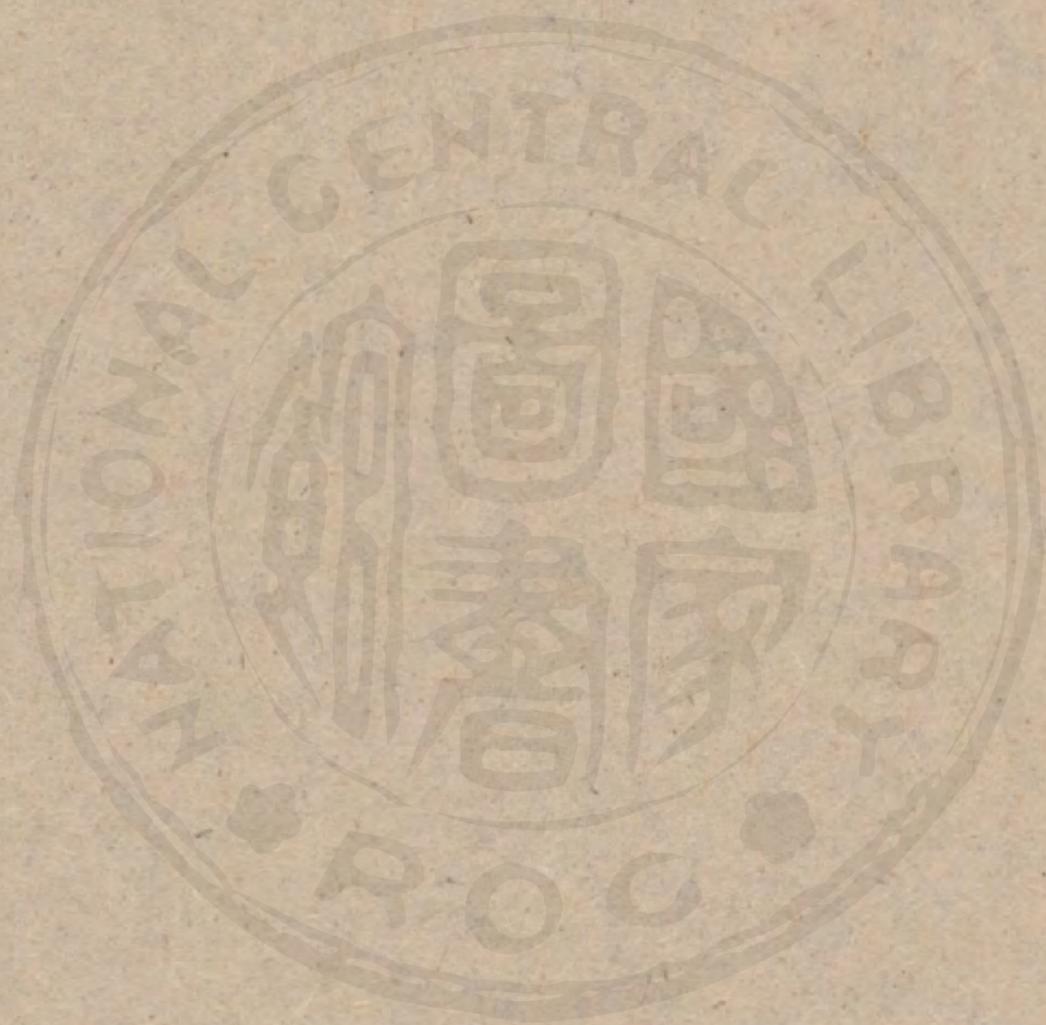
我們船慢慢地從牠們旁邊過去，所以看的特別清楚，一只運輸艦正在卸軍馬龐大的起卸機，將一匹匹的馬從艙裏吊出，降落在小船裏，再送到岸上。最好看就是馬懸在半空中的當兒，非常滑稽，馬的四腿亂動，彷彿像一只小烏龜，從河裏鉤上來的情景。

圓圓的鋼帽，蓋着一個個東洋式的面孔，黃色的制服，裹着慈母愛兒的肉體，從故鄉到異國，供軍閥的犧牲，他們靠着運輸艦的鐵欄杆，瞪着彼此不瞭解的眼睛，互相仇視着，他們不久兩隻腳就可以踏上大中華民國的國土，用血來實現他們的迷

夢，記者在他們每個人的面孔上，作了一個最高速度的巡視，結果所得到的答案，不外乎是‘各為其祖國’。

三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所載。





第五輯

十字旗下





戰 場

平 靜 的 砲 聲

兩日來前線上似乎很平靜。雖然猛烈的砲彈，有時在響着，但要和前幾天比較，總算差的多。敵人的砲彈，每天要飛過來，彷彿和我們每日要睡覺樣，不但在戰壕裏的健兒聽慣，就是我們躲在後方的老百姓，也覺得放砲一事，沒什麼稀奇。

昨日(十六日)夜裏，我們炮兵實在忍無可忍，在九點鐘以後，炮兵司令官用電話，請示後方的指揮官，終於接到滿意的答覆，決定用野炮及迫擊炮約三十餘門，瞄準點為虹口公園之敵人炮兵陣地，一聲‘放列’。勇猛面前的砲彈，都從黑烏烏的炮膛

裏跑出來，向敵人的霧圍裏去找歸宿。準確的射手，一陣子襲擊，敵人大約是嘗到苦辣的滋味。

記者照例地從上海出發，經過油般的馬路，轉了一個大圈，在銀灰色的鐵鳥監視下，又鑽進像一個老朋友般的茅草棚裏。

琴 聲

在沒有進入草棚的時候，從裏邊洩露出一種很曼妙的風琴聲，絲絲的音浪，在莊嚴的空間裏迴旋着。記者立在茅草簷下，細細地領略這戰場裏的琴聲，彷彿忘記了是置身在前線區裏。

一架黃色的風琴，前面坐着那位老成持重的副師長，旁邊立着英勇壯健的沈師長，同時在方桌的後邊有兩位臂上纏着紅十字的同志，一個是男性，一個是女性。記者在他們誠懇歡迎的表情裏，坐在椅子上。

副師長將香煙上的手指收回，趕快翻閱記者送給他本日的報紙，斜倚在板床上，而師長滿臉露着笑意，介紹那兩位熱血的同志給記者：

‘這兩位是蘇州來的學生。他們很勇敢的在這炮火沸騰寒風凜烈的戰場裏服務，這真是值得我

們欽佩的’。

他說完，記者將一腔訪問師長的熱烈心情，馬上都推移在這兩位勇敢的女同志身上。於是記者問：

‘你們一共來有多少同志？’

‘五個人，三個女同學，兩個男的。’

他們很小的聲音回答，好像帶着很不高興的樣子，同時叫他們留一個名字都不肯。看那意思是不願意叫人知道他們在服務，這種精神的確令記者佩服，想讀者也是這樣心理吧。後來師長在旁邊勸說着。那位男同志，將他們五人的名字簽在記者的手簿上，但很含混的，沒有標明誰是那個名字。記者又說：

‘你們二位留個影好吧？’

‘我們此次來家庭都不知道，並且那三個同學，都在口口醫院裏，所以不能遵命。’

他們說完，在記者和師長談話時，就悄悄地溜出去了。

速 寫

記者從茅草棚裏出來，師長將前日得敵人的

鐵馬甲，叫人搬出來，留了一個影。後來該師部的羅副官，在八字橋拾來的一枚小炸彈，同時也拍了一張。正在要和師長告別的當兒，悄悄溜走的那兩位同志，恰在那掩蔽部的旁邊走來，記者毫不客氣地向他們說：

“無論如何要留個影。”

師長和副師長也在旁邊慫恿着，這時記者剛要替他們拍照，那位男同志很直截了當地跑到屋裏去。只剩下一位女同志，她很沉着地表示迴避鏡頭，同時嘴裏說：

“我們不喜歡叫人知道。”

她英爽的氣態在那紅色的面孔上透露着，長長的身材，表現着挺拔不屈的雄姿。在許多的軍人當中立着，並沒有一毫忸怩的神氣。她似乎不瞭解戰神的威嚴，和美麗故鄉的可愛，只認清了民族鬥奮的精神，一朵勝利的花，好像在她的眼底蓓蕾。

這時記者故意問她：

‘往家裏去過信嗎？’

‘去過信。’

這個時候我們那位攝影記者算是很迅速的來

了一個速寫。

戰 利 品

在火光閃耀後(敵人退却時施火爲號)，敵人從灰色的牆壁裏，作垂死的掙扎，呼號跳躍，彷彿是牠們最後勇氣的表現。我忠勇的十九路軍，在強烈的機關槍火下，向前衝去，用鮮紅的熱血，換來了一尺一寸的前進，使困獸猶鬥般的敵人，感到死的恐怖和生的留戀。於是在黑空裏，炮火下，刀尖上，泥土中，牠們顯現了十分的狼狽樣子，向來路上逃去。

‘軍旗三面!’往日威嚴的太陽旗，在火焰裏蜷伏着，靜悄悄的臥在黃色制服健兒的身旁。露着很慚愧和疲乏的樣子。

‘三八式的步槍!’一顆顆的陷在泥濘中，烏黑的槍管深深的呼吸着熱氣，似乎看着牠將斷了氣的主人。

‘機關槍!’她滿肚皮的鉛丸，此刻也無從發洩，蹲在那血肉糊模的屍體旁邊，在悽慘迴憶着美麗的故鄉。

‘鋼帽!’她留戀在死的頭顱上，或是仰臥在爛

泥裏，從灰色的健兒手裏得到歸宿。

‘手榴彈！’牠主人在恐怖的魔網裏，忘記了供牠爆發的手續，一聲不響地落在地下，好像在悲傷自己的命運。

‘皮鞋’！東西南北，在牠們倉慌的脚步裏失去了効力，滿貯水泥的浜岸，作了陷阱深口的汙泥，抓牢了腳上的釘鞋，在性命交關的當兒，只好和牠告別，赤足而逃，得到新生。

這是在一個掩蔽部裏，一位忠勇的排長，從他嘴裏重演了一幕敵軍敗退的狼狽慘劇。記者在他宏壯的聲音裏，彷彿當時也在參加。最後記者提着愉快又恐怖的脚步爬在前哨的陣地，很仔細的看了看浜裏的健兒尸體（敵軍在退却時遺留），狼藉可憐地在淹臥着。

二月十八日時事新報所載。

十字旗下

一越過楚王渡橋，遼遠地展開在我們視線之前的，就是那灰黃色的，一直拖到天邊去的中山路。從租界到前線去，我們每天都要從這裏走過，

因爲，現在除掉這條唯一的，被親愛的精神所聖化了的大路外，已沒有別的路好走了。每逢站在那灰塵密佈人臉淒惶的路旁，遠處的砲聲陰沉沉地咆哮着，我們的心就被那種深烈的悲憤的情緒所激動，覺得中國已逐漸變爲灰燼，祇有一汪純烈的鮮血才能把他的新生命從灰燼裏沖出來。

有時，我們又帶着慌急的神精仰望着那些盤旋於白雲中的鐵鳥，特別留心着他們那細長的，圍着日章旗的尾巴，我們都曉得這些鐵鳥就是死滅的使者，在他們那恐怖的呼聲裏是絕對沒有憐恤可怕的事實已屢次證明；當時，在關北的黯夜裏，我們的嬰孩與婦女都成羣地在燒夷炸彈的毒焰裏化去！消失在紅與黑的死滅的羅網之中！

有時，我們又望着那些青年的官長與士兵們，他們眉宇之間都有一種堅決與活潑的表情，這種表情我從前軍隊裏服務時絕對沒有見過“在這曠野與天空之間，啊，中國的新靈魂！”我常常這樣祈禱着。

至於那些川流不息的，永遠看不厭而亦走不完的，便是那些飛舞着赤十字的救護車了，這些笨

重的車輛每天都在路上爬着，一往一來地交叉着進行着，坐在或躺在裏面的是我們勇敢的同志，殷然的血跡在紗布裏不注地湧出來，噴出破碎的傷口，滴在中山路的砂礫上，無論是白天，夜晚，春光的擁抱裏，他們老是前進着，呻吟着，同時，我們的前線又一天天地堅固起來，推進過去，追逐過去！

前進，前進，這些紅十字的車子；前進，前進，這些勇敢的人員；在鐵鳥的注視下，在炮火裏，在無限的瘋狂與恐怖中，同時前面又是大羣的人，女人，老頭，小孩，愁苦地，絕望地，離開戰場，棄掉家室，到上海去，到收容所去。

沿着中山路，沿着滬太長途汽車路，大場，劉巷，楊行，吳淞，總而言之，美麗的江南，破碎的中國——而中國人在奮鬥着。

前天，除掉我們英勇的，男性的，士兵與救護隊外，我又看見了幾位照樣英勇的，女性的看護——年青的看護。他們都是來自蘇州，然而姑蘇柔和的景色却軟化不了她們那挺拔的英姿，在閨閣專，學校中，被十九路的軍魂所牽引，於是，拋掉脂粉，羅衣，香水，繫上赤十字的臂章，他們就毅然地

奔到前線，在狂猛的敵彈之下，勇敢地，輕柔地幹起這種南丁格萊的工作來。腐屍嚇不倒他們，炮彈趕不退他們，問他們，他們只說：“十九路軍的健兒們保護着中國，我們保護着十九路軍力盡的健兒們。”

唉，勇敢的，來自蘇州的女郎們，蘇州鎮爲你們而增光了，一向看輕蘇州的我，如今亦不禁肅然起敬。上海的女郎們，前線呻吟掙扎於担架中的男兒正在等待着你們，須知你們的那些香水，高跟鞋，以及水銀燈下的花言巧語，現在已完全過時，再也不適用了，蘇州女郎們已闢開一條大路，中華民族的新女性是要具有慷慨，勇敢，活潑與生氣。他草創的時候一定艱難得很，也許，就在這目前的炮煙，彈雨，呼號慘痛以及無邊的黑黯與顛標中。

昨天與今天我都看見他們——當然是蘇州的女看護們。尤其是今天，他們竟在敵軍飛機的監視之下婉曼地按着風琴唱起歌來。同時，圍繞着他們的，自然是一羣時時刻刻預備死的青年士官們。

師長在這處望着他們微笑，他那飽經風霜的

鐵臉上有一種感激的表情浮現着。

二月二十日大晚報所載。

白衣女郎禮讚

繁華莊麗的上海都市：那燈光燦爛的南京路；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幽靖有南歐風味的霞飛路，在砲火聲裏，在銀灰鐵鳥的翼下，都已變了顏色，改了常態，空氣是萬分的緊張，似乎隨地都有危機潛伏着，隨時隨刻，熱鬧的都市都有變成爲戰區的可能。

無論在家裏或者路上，偶然遇着素識的親戚朋友，個個都是垂頭喪氣，愁眉不展。他們不是向你訴說流離失所的痛苦，便是對你演講日軍殘暴的獸行，也有報告他們逃難遇險時的種種狼狽情形，更有細述家破人亡，失業病苦的逆境。總之，一切一切，都是慘不忍聽的悲劇，在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有悲傷憂鬱的神情。

在這一個混亂恐怖的時期，祇有兩種人物是特別地感到緊張和興奮。他們的臉部都有愉快的表情，他們的唇邊都有微笑的渦痕。第一種是戰地

上的英武健兒；第二種是救護院中的活潑的女看護生。

在一個月前，上海的一般摩登女郎和女學生們，他們都還是多麼優閑地過着享樂的生活。又麻將，看影戲，跳舞，上館子，到三十六門輪盤上去碰碰運道。一月二十八日那一夜的閘北砲火聲浪，居然驚醒了他們的春閨香夢。

那無情砲火轟擊的聲響，使他們回憶到那有聲影片‘璇宮艷史’中的婚典禮炮，又記起了女皇麥哀唐納兒戎裝檢閱浩蕩皇軍之一幕。他們於是都感興而起，大有脫去長旗袍高跟鞋而去當‘摩登花木蘭’的氣慨。可惜時機未來，他們志願不能滿足，他們的理想難於實現。他們愛國的熱血，一發而不復能過，雖不能武裝到疆場上去殺敵，他們還是要去做他們所能做的工作：到戰地前線去慰問作戰的將士；到後方醫院去服侍受傷的同志。

在紅十字會的臨時傷兵醫院裏，在那縱列行的病榻間，我們常可看見許多美麗的年輕的小姐們，充作臨時的義勇看護生。他們拋棄了鑽飾，香水，羅衣，高鞋，頭上戴一隻白的小帽兒，臂上纏了

一個猩紅的十字章 身上穿了一件雪白的長袍，往來穿梭，好像白蝴蝶那樣的輕快，又有天仙般的飄逸。從受傷的同志們眼中看來，他們簡直都是可愛的小鳥兒，他們都是多情的安琪兒。

做看護的工作，決不是愉快事情：要在那膿血的瘡口洗滌敷藥，平日聞慣香水香粉的小姐們，怎忍得住那些中人欲嘔的腥臭？他們不但要柔聲和音地去安慰傷兵，或者替他們代寫家信，而且還要有時無故受到他們粗暴的叱責。在平日他們一遇了細小情意的事情，便要落眼淚，撒嬌地哭吵一場，怎樣會受得住這樣的閒氣？這正足以表示我們許多可敬可愛的上海小姐們，他們這一次是真正激底的覺悟了，解放了。

有一次在某一個傷兵醫院裏，無意中我遇見三位素識的某姓三姊妹，他們都換了長白衣袍同在那裏當看護生。當我詢問他們到那裏服務的原因，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我道：

“在這一次抗日運動中，戰士們都拼命在戰場上奔馳殺敵，出入生死之境，毫不畏懼。我們在家裏毫無事做，真是萬分慚愧，我們決定一同到這裏

來看護傷兵，事先忽爲我們年近六旬的老父所知，他和顏悅色地婉勸我們打消那個志願。我們再三苦苦哀求說明，請他老人家准許我們盡一些做國民的責任，到這裏來服侍傷兵。結果，他答應了我們的要求。我們這樣一個賢明的老父，我們覺得很榮幸。我們蒙醫師的信任，叫我們幫助做救護的工作，我們更是萬分的高興。將來戰事平靜了，我們想放棄我們從前所學的課程，專門去研究醫學，預備給全中國的貧苦病人服務”。

在各處後方醫院的臨時女看護士中，我相信一定有不少抱着這樣願志的熱心女郎。啊！白衣女郎們，我們向你們膜拜致敬！

大晚報所載。

絲棉背心

屋裏的冷空氣，被窗櫺破紙洞裏射進來的陽光給壓迫在黑暗陰森的屋角下，於是一個有詩意愉快的感覺，輕輕地罩在談話人們的臉上，這時屋頂天空含有惡意的鐵鳥，也像帶着疲倦的樣子，離開這將死又生的幾間茅草屋，向遠處飛去。記者因

爲和這幾位師長熟慣一些，所以在沈師長說完了話後：

‘師長，你們要加意注意，這些絲棉背心，大多數都是太太小姐們做的。她們做完後，用自己富麗堂皇的汽車，親身送到我們報館裏，你們想想這是多們有價值啊’。

這三位不同典型的師長都笑了說：

‘好好。我們中國能有這樣的女同胞，像我們爲軍人的要不殺敵報國，是如何的愧對啊！請你寄語那些女同胞們，我們爲國努力，誓死達到抗日的希望，又露出十分興奮的表情說：

‘我們此次作戰舒服極了。無論什麼東西缺乏，後方親愛的同胞就送了來。就像這些絲棉的背心，現在居然穿着在身上，在這冷天裏是多麼和暖啊’。

的確，這些顏色不同的絲棉背心，在那花花世界的上海市裏，並且，在那些許多高樓洋房裏（這是大多數），針復針地不知刺痛了多少美麗的太太小姐們纖弱的手指。今天能穿在南國健兒地身上，抵抗了寒風瑞雪，和不共戴天的倭鬼去拼命，這個

意義有多們偉大啊。所以記者每次到火線區裏來，一看到那軟綿綿的背心，就不禁迴想起住在上海的女同胞們。她們能拋去終日伴侶般的麻雀牌（不搓麻雀的女同胞不要誤會），來替戰士們製禦寒的衣服，這是很值得感謝的。

她們也要共赴國難，減少日用的花費。如有能盡力的地方，請她們要努力。我們中國的存亡，在此一舉，大家起來幹吧！

這粗大的聲浪，立刻將屋裏的暖和空氣給震蕩緊張了。記者將他們的壯語牢牢地記在心裏，同時又問：

‘師長，你們現在尚需要什麼東西，如民衆能爲力的，不妨告訴我，回去時好在報上徵求’。

—那位帶有防禦典型的毛師長接着說：

‘東西到沒有什麼缺乏，最好後方同胞們要籌備一種救國基金，在可靠銀行裏存儲；如果前方需要何種物品，馬上可提出款子去買，你看好吧’。

記者點頭表示贊成，剛要說下去，沈師長含着微笑：

‘報紙上登載日本東京婦女組織索夫團，這回

事確嗎？’

‘大概是確吧。’

‘這個團體到新鮮的很，真所謂破天荒。’

區師長說完，臉上露着滑稽的表情，記者也開玩笑似的說：

‘師長，你們要加小心的，恐怕日本婦女索夫團，向你們索夫啊。’

這句話引起了一陣笑聲，同時也算作了這幕的尾音。

二月二十九日寧時新報所載。

第六輯

新線印象





不怕死的同志們

當新聞記者的生活，正好像警犬一樣。每天東奔西走，刺探消息，不就等於警犬的盡牠職務一樣嗎？尤其是當戰地的記者，出入槍林彈雨之中，頭上有那些銀灰色的鐵鳥，在天空亂擲恐怖的炸彈；前方有敵人無情的炮火，像連珠般地飛掃過來，更活像狩獵場上的獵狗，向着最危險的火線目標地衝去，搜尋獵得的勝利品一樣。

我們當做戰地的記者，並不是生來便不怕死的英雄。我們所以天天敢冒險到前線上去，一則是激發個人自己的愛國熱忱，其最大的原因，却是受了前線十九路軍士忠勇精神的感化。我們在前線

親眼看見生龍活虎的健兒們，他們每時每刻都有死的危險，但是他們都不怕死，他們都是和我們同樣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且個個都是年富力強的好男兒，他們既不怕死，我們當然也不怕死。

世界上有一件很神秘的啞謎兒：愈是貪生怕死的人，愈是容易會死；愈是不怕死的人，即使是最危險的死的環境裏，也會不死。

那‘不怕死’影片中的主角羅克所表演的，當然完全是所謂‘洋人滑稽’，完全是一場胡鬧。我們凡是看范朋克主演的‘三劍客’者，誰都崇拜那三個真正不怕死的英雄，記者平日常憧憬於那三個俠義的法國火槍手，渴想結識幾個共患難共生死的朋友。如今，因了做戰地訪員的機緣，居然遇到了不怕死的兩位同志；一位是本報戰地記者黃震遐，一位是時事新報館的前線記者萬國安。我們每天在炮火線下的生活，正好像是三劍客再世一樣。

我們可以很驕傲地說：“我們是不怕死的同志”。

我們爲了探訪戰地的消息，經過了多次的死的危機。好在我們都不怕死，所以我們到如今都沒

有死。

可是，若使要把我們三人不怕死的精神，和前線的健兒們相比起來，我們真是慚愧欲死，我們雖敢自誇說道：“我們是不怕死的同志”。但是我們還沒有對向敵人，拚一個你死我活的機會。憑良心說一句：“十九路軍的全體將領軍士，才是真正不怕死的同志。”

在某一次我聽見某軍事長官，對他忠勇的部下訓話的時候，有這樣的話：

“……吾們要用槍描準敵人發彈，彈子完了，用刺刀去刺；刺刀斷了，用鎗柄去敲；槍柄壞了，用拳頭去打；拳頭傷了，用牙齒去咬。……我們不怕彈，更不怕什麼敵人，我們要敵人見了我們害怕。……”這樣看來，十九路軍所以苦守克敵的原因，只有三個字，便是‘不怕死’。日本軍隊却爲了‘怕’的緣故，結果反死了無數的人馬。

‘不怕死’是十九路軍全體武裝同志的唯一口號。在閩北某次劇戰的時候，一個連長給子彈傷了右頸，他仍奮勇在前線指揮，後來給炮火轟斷了一隻左臂，仍舊忍住了痛苦，沈毅應戰。營長得報，發

令叫他退到後方去，他對營長說：“我還沒有死，爲什麼要令我退下呢？”

在後方救護院裏，有一個□□□師的受傷士兵年才十九歲，瘡口還沒有收合，就鬧着要到前線去。看護婦好言勸他，他大發脾氣回答道：“與其像死人一般，躺在病院裏，我寧願到戰場上去再殺幾個敵人，我死都情願。”

像這樣一類的事實多的很，恕我不及一一舉述出來。

不但十九路的軍士，個個是不怕死的同志，此外還有許多不怕死的青年男女，他們都投身到軍隊中，充作救護員。記者昨天在某師部，遇見吳縣學界的從軍救護隊，隊員有蘇州女子職業中學的劉一新女士，女子蠶桑學校的劉羽，汪劍影兩女士；農產學校的王士一，龔致和等等。記者問某女士道：

“女同志可能習慣軍隊的生活？”

他含笑點一點頭。

“女同志怕炮火嗎？”

他很鎮靜地回道。“我們死都不怕，怕什麼炮

火呢。”

我聽了肅然起敬，不覺脫口喊出了一句話：

‘我們都是不怕死的同志’

二月十九日大晚報所載。

死 女 人

自從敵軍在星期六開始總攻以來，我們便聽見那遠遠的砲聲，淒厲，雄猛，挾着萬種威脅的力量在北方咆哮着，穿破夜氣侵入租界裏來，使我們的心爲之亂跳，連呼吸都爲之窒止。的確，敵軍已開始總攻，而且是陸海空三方面無憐憫無寬恕的殲滅的總攻，在他們那兇殘與死滅的進行裏是一片恐怖的呼號與火光，從蘇州河到揚子江，他們那重重的鐵錘正打在我軍的中央——江灣，誰也曉得這意義的危殆，倘若這中央陣綫認真被他突破，那末，閘北與吳淞方面我軍的左右翼爲保持聯絡起見，在勢就不得不把他們用鮮血換來的陣地放棄，在步砲空立體的追襲之中，忍痛撤退二十基羅以外。

卅里的鐵壁。

高高地垂掛在天上的是那些焚殺的烽煙，長長地睡在戰場裏的是那條血淚凝結的滬太路，四週的榴散彈爆裂着，空氣顫慄着，捲出那死炭色的砲煙，吹到租界裏來，吹進人心中去！我們靜默地等待着，緊張地遙望着，希望着，顫抖着。

然而各敵人雖然猛烈地攻擊着，使足了他們那呼號毀滅的羈力，三天過去了，我們的陣線依然是釘在那裏；從蘇州河到揚子江，三十華里！一條由藍色制服所繪成的長線，一道鐵血造成的鋼牆鐵壁！戰旗在淞滬線上飛揚着，後退着，前進着，追逐着，敵軍的鋼鐵，火砲，爆藥，肉彈，一起都在太陽旗的傾倒折斷之中消滅！

於是，接着的，便是那些傷兵，一車一車的，沿着滬太路運下來，他們那殘破的肢體在碎石凹凸的鄉路上顛顛着，呻吟着。然而，他們的任務卒於達到，淞滬保全了，砲煙漸漸稀薄，於是，我們便可以看見那灰藍色的戰線強固地，英勇地，由紅色的血液圍繞着。而且，每一根黑色的鎗口依舊是指着敵人。永遠指着敵人，在焦辣的腥風裏，彈雨下，水田與墳墓之中。

開北的前線。

接着，我們就跑到前線，開北的前線，現在的開北已在敵軍的火網裏變成一片瓦礫，荒涼得像一座死城，淒寂得好比古代的墳墓，我們沿着中興路走進去，通過好幾道由藍衣弟兄們扼守着的步哨線，於是，就到了資通路與資興路之間，張目一望，殘破得異常可怕。到處都是碎石，破瓦，焦黑的木頭，子彈壳，血染的軍帽，未燒盡的琉璃，半腐的死骸，再前幾步，便到了□□師□□旅□□團的團部，由一位小孩子似的傳令兵將我們的卡片遞了進去，不久，我們便和勇敢的楊團長面對面地坐着，蒙他談了好些足以使我們壯膽的話，並蒙他親自引導我們到樓頂上去望一望那殘破的東方圖書館，原來在輕淡的煙霧之中，雖已千創百孔，體無完膚，他依舊是不屈不撓地站在那裏。最後，由楊團長親自送到門口，我們便別離了這英勇的官長向原路走去。

敵人飛機又成羣地出現，同時在距離我們三四百米的低空上也有榴散彈爆發，毫無情義地把他那三百粒鐵子彈在馬路上，濺起很高的泥土。我

們急急忙忙地爬進汽車廂裏，轉向中山路前進，接着，兩旁淒涼的景物漸漸退隱，我們就跟着汽車再一度投進春郊的懷抱中去。

死女人屍之屍。

可是，這一夜我始終沒有睡着，我忘不了，尤其是忘不了在閘北所見的那一個死女人的屍骸。啊，真是可怕，他是被燒死的，滿身緊縮着，好像一隻小狗，他的左足上還套着一隻半燬的高跟鞋。想必是所謂年輕的“摩登女”吧，然而從頭頸以下，在他那半被燒熟而冒出黃油的爛肉裏，祇有紫黃與焦黑的顏色滲和着。凝結在地上，至於那一副凄怪恐怖的臉，唉，那更不用說了！

敵人呀，敵人呀！前進，前進，我們藍衣的弟兄們！

第二天，我又到師部去，近來我到處都聽見敵人可怕的行爲，尤其是前天在孟家宅附近，我們的十幾個農人都被他們用刺刀殺死，殺死，這雖然祇是戰爭中最普通的死法，然而，我們試想一想，閉上眼睛來想，當那發光的，冰冷的，尖利的刺刀由兇猛的手臂用力刺進胸口裏去，尤其是刺進那些

幼小的，柔嫩的嬰兒和女人的胸口的時候，到底是怎樣淒慘的一件事。

同時，從天通菴到廟行鎮，我們的村落是在那裏燒着，燒着。那些紅與黑的煙焰是一直冲到天上，冲到天堂裏去。

大捷的喜信。

到了師部，由口副官帶進掩蔽部裏，於是，在幽黯的燭光之中，我們便見了師長和參謀長，他們都正在忙碌地計劃着，打着軍用電話，掩蔽部裏陰森的土氣包圍着我們這一羣人，結果，我卒於得到了廟行大捷的喜信回來。

“現在”參謀長說。“就在現在，在廟行之東一帶的田地上，還堆積着一千七百多具敵軍的死屍！”

沿路回來，我想，也許！死女人總算是復了仇了吧。

二月二十五日‘大晚報’所載。

她瞞不了連長的虎眼

春風裏蕩着雨絲 炊煙中含着涼意。記者從輪

船的艙中，又移到火車廂裏。汽笛一聲，機輪鼓動着前進了。雄巍的高山，和那江裏停着敵人的兩隻兵艦，都和記者作一個小別。原野一切的景物，也都在車窗外退去。

這時車廂裏的空氣，彷彿是很冷靜。除了幾個戎裝整齊兵，在那裏談着閒話外，我們同行的幾位同志，都似乎有所深思。就是有時說一句無關緊要的話，但是又被機輪軋軋的呼聲，給壓迫住了，所以彼此只能看見嘴巴動作，語聲模糊，是無法回答的。於是大家都靜默着，兩隻眼睛望着窗外，希望在生象勃勃的田野，發見新鮮的印象，來打破暫時的寂寞。

車過無錫的時候，上來一位長袍短褂的乘客，正坐在記者對面，大概也是苦於寂寞，時常尋出點談話的引線，來誘惑。記者當然很歡迎他這種舉動，所以很真誠的接受他的談話提議。於是三言兩語過去後，差不多成了很熟的朋友樣子，彼此不客氣的談下去。

“.....”

‘我住在祇方，對於前方的消息不甚靈通，不

過零碎的片斷的，天天都聽到，但是不敢負責。’

‘請你詳細說一說，好吧？’ ‘有一次，我聽一個南京的朋友說，日本俘虜有四五百在□□地方，監視的很嚴密。但是每日的待遇非常好，所以牠們感不到痛苦。看守兵常常和牠們開玩笑，用大刀對準他們，作欲殺的姿勢。牠們哀告着，用手勢來說明，就是喜歡後腦海開花（鎗斃，）最不願意殺頭。’

‘這到有趣味的很。’

“.....”

‘那麼，先生你在鐵路上工作，很容易看到運輸的情形，可否見告？’

‘當然看到，如□□師和□□特種隊，到前方去，都是我親眼看到的。並且有一個敵人的女偵探，我詳細的告訴你。’

‘在一個小車站上（站名忘記，）有一個賣香煙的女子，年紀有二十四五歲，生的還好看，說話聲音有點上海口氣，但又不純。她每天在站上賣香煙，不離開車站，要有兵車通過，她就上車叫賣，對於兵士表示好感，煙價又便宜，所以買的人很多。有一次，□師的兵車經過，她照例地上去賣，同時

又和兵談着閒話，什麼，那裏來的呀，第幾師呀，不隄防一位連長瞧見，覺得這個賣香烟的女人，一定有什麼祕密。他於是故意也買幾包香煙，裏邊好像帶着幾分胡調的神氣。這女人到有眼光，知道官長比兵的頭腦靈清，表示忸怩之意，但她又願意，在他的身上得點好的消息。所以又遷就一點，並施出點媚態，打算迷朦我們的英雄，那知道英明的連長在她三句閒話之後，得到了鐵證，馬上翻轉了虎眼，發了一道口述命令，決定對於這賣香烟的女人，施以檢查。於是將她拖在連長的臨時辦公室，（火車上）當時幾名虎一般的勇士，大家一齊動手，將衣服脫下，細細驗看，有無暗記字碼。結果一無所得。賣煙女人，先時到有點驚懼的樣子，一看證據渺茫，不但胆壯起來，反到有所聲訴。這時立在連長身旁的健兒，都有點不知所措。而胆大心細的他，並不露出張皇失措的態度，用銳利的眼神，注視着她，打算先壓倒她的驕氣，在想退步或進一步的辦法。沉思了半天，從腦海裏，抓回來往日的經驗記憶，趕快叫他們的衣服統行撕開，一驗內有祕密，但終又失敗，然他仍不覺得這是失敗，最後他

親手，在她的布鞋底夾層裏面，搜出一枚日本小錢幣。她認為勝利屬於他了，很爽快的說了句，‘我慚愧對不住祖國，請速死’。於是呼的聲，勝利的網，罩在青年連長的頭上，機輪前進的聲音，好像給她敲着喪鐘。

‘這個女人到底什麼地方人，你知道吧？’

‘實在我也說不清，聽他們傳說起來，但我也不敢相信。’

‘那麼女人就死在車站的附近了，有人收屍沒有。’

‘不但沒人收屍，反到叫人弄的肚破腸流，悽慘的很！’

“.....”

‘在淞滬沒有放棄以前，由上海開來的江北難民車，在蘇州附近的一個小站上；是他們同車的難民報告，於是上車一搜，果然在十幾個難民男女的身上，發見手溜彈數十枚，當時就用大刀隊施刑，結果了他們的罪惡，所以後來是江北人的難民車，各站概不招待，一直開原地點。’

‘蘇州敵人飛機來過吧？’

‘在三號那天，三架白色飛機，到蘇州城上視察。老百姓都知道是日本人的，所以都東西亂藏，恐怕投下炸彈，不久飛機回去後，有一個人的臉上，滴有鎊鏝水，趕快送到醫院，大家知道是飛機上撒下來的。’

他和記者越談越興奮，不覺車已經到了美麗的蘇州，大家只得握手道別，再期後會。

三月二十二日時事新報所載。

新綫印象

我們國軍現在的新線是在江蘇省的腹地裏面，延長百餘里，四週都是河川與湖泊，泥濘亂草，一片荒涼，自從總退却開始以後，十九路軍就沿着那血染的舊線徐徐向西退去，連續猛戰，卒在敵人傷亡三千餘人之後，安然到達新線。以後我們的國軍就要在這條新線上死守着，保護着江南美麗的城市，在連天砲火之中，奮其精力，向敵人索取血價！

在廣大的青天之下，又是那些弟兄們，藍衣的弟兄們，他們依舊是活潑，勇健，苦戰的痕跡並沒

有刻在他們臉上。祇有一樣，那就是：這些新線上的弟兄們，他們已和從前不同，他們都已把絲棉背心脫下，說是：“不好意思穿。”

“那末，什麼時候才好穿呢？這樣冷。”

“什麼時候麼？等到我們回到黃浦灘的時候！”

某夜，在京滬路上，又有前衛一連之衆突然停止下來，緊緊地握鎗桿回顧上海，全營爲之擾亂。營長見發生了事變急忙趕到，抓到了一個舉鎗作突刺狀的士兵嚴厲地加以詰問，於是，便發現了這樣一件怪異的事！

那士兵說，別人說，他們整連的弟兄都說：

“我們在黑夜之中，前進着，大家都已疲倦，並且不知道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於是，突然之間，大家都聽見了衝鋒號的聲音，四圍也隱約呼殺。我們聽見了高興得忍耐不住，就忘掉了一切命令，返身殺上去！”

第二天營長報告團長以後，團長便說：“你這營在三年裏從未退過，所以才會發生這樣的事。”又當他們某一部調回蘇州去休息的時候，都嚷着不好意思，結果大部份都情願增加自己的勤務，留

在前方構築工事。總之，十九路軍魂不死，這一條由勞力所造成的新線裏是充滿了復仇的，悲壯激昂的氣魄：

三月十九日大晚報所載。



報 告 文 學 書 目

中國的一日 茅盾主編	1936	生活書店	120.00
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 錢杏村編	1932	南強書局	15.00
金融綫上 文藝習作社編輯	1941	文藝習作社	35.00
江淮間的運動戰 長江等著		戰時出版社	25.00
瞻迴東戰場 長江主編	1938	生活書店	30.00
淞滬中日血戰初集 愛華編訂	1932	聚珍印務書樓	30.00
抗戰外史 劉貫一輯著	1949	膠東通訊社	35.00
抗戰中的西北 徐盈著	1938	生活書店	25.00
敵軍戰場日記 韓澤編	1946	群衆圖書公司	20.00
一顆未出鎗的槍彈 丁玲主編	1939	生活書店	15.00
模範抗日根據地冀察晉邊區 陳克寒著	1939	新華日報	30.00
漫走解放區 陳學昭著	1950	上海出版公司	15.00

陝北風光		人民出版社	5.00
丁玲著	1951		
淪陷七周年的東北		國新社	30.00
胡愈之·杜重遠等著	1938		
蟄居散記		上海出版社	15.00
鄭振鐸著	1951		
遭難前後		上海出版社	15.00
景宋著	1947		
受難的人民（桂林疏散記）		聯益出版社	20.00
洛文著	1946		
邊荒		正中書局	30.00
張鏡秋編	1946		
錦帆集外		文化生活	15.00
黃裳作	1948		
抗戰八年重慶花絮		龍文書店	20.00
許晚成著	1946		
大時代的小故事		文摘出版社	20.00
端木蕻良編輯	1940		
血淚交流話廣州		中國出版社	20.00
香港中國晚報編	1938		
延安訪問記		北極書店	25.00
陳學昭著	1940		
抗戰教育在陝北		明日出版社	25.00
田嘉谷編著	1938		
中國解放區的南丁格爾們			15.00
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編	1949		

晉察冀行			15.00
周而復著	1946		
共黨與西北		大眾出版社	15.00
庸 夫編譯	1938		
第八路軍		新生圖書公司	25.00
抗戰出版社編著	1937		
談解放區的政治與軍事		拂曉社	15.00
李 普著	1946		
從江西到陝北二萬五千里長征記		抗戰出版社	30.00
朱笠夫著	1937		
長征回憶片斷		中原新華書店	25.00
	1949		
長征散記		山西人民出版社	10.00
蘇偉光著	1957		
抗戰將領訪問記		戰時出版社	25.00
郭沫若等著			
進軍瀋陽		東北書店	15.00
常 工著	1949		
東北橫斷面		今日出版社	15.00
周而復著	1946		
淮海戰役		開明書店	20.00
方習文著	1950		
解放的東北		鐵流	20.00
張葉舟編著	1946		
人民的軍隊		光華書屋	15.00
王向立著	1948		

政治協商會議始末記		中心出版社	40.00
嘸鳴・慈正合編	1946		
政治協商會議側寫		文滙出版社編印	25.00
集中營回憶錄		風閑書店	20.00
希 風著	1947		
在土地改革中學習			25.00
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印	1951		
解放了的中南區兄弟民族			40.00
中南人民出版社編印	1951		
武訓歷史調查記		人民出版社	6.50
武訓歷史調查團著	1951		
萬惡的地主莊園		文物出版社	20.00
四川省大邑縣地主莊園陳列館編	1965		

總 經 銷

神州圖書公司

Sun Chau Book Company

威靈頓街六十九號地下
69, WELLINGTON STREET.
P. O. BOX 16468
TEL: 5-235404
HONG KONG

波文書局

PO WEN BOOK CO.

Publisher & Bookseller

Specializing in Chinese Studies

252 Queen's Road East G/F, H.K.

P. O. Box 3066, H.K.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



1500



舊

151